道德經纂述

序

余讀易至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而[illegible]之道蚤見於前古聖人之經不獨老氏之言爲然也後世以爲方外之術書誤矣夫靈龜物之靜壽者也以其能不食善吐納養生者胝此而爲調息導引焉此[illegible]不[illegible]胎息脫食所由來也象辭以觀我朶頤爲不足貴則知善養者能不食而靜壽之爲可貴也聖人俯察物情[illegible]於頤以觀其所養其意可想見矣老子道德一書包括先後天之指窮性命根源爲千古道法之宗者立妙之機引而不發唯善學者自知之非可家諭戶曉也第注疏者自[illegible]以

來不下百餘家多穿鑿附會無所折衷諸家之聚訟其說愈多則其道愈晦安能達夫玄妙知其言之有宗事之有君耶故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乃求之不得其解者則指兵家彊弱之說遂以是爲陰謀之書其離道也不愈遠哉純陽呂眞人覺寤指迷爲之逐句詮釋削其支離歸於至當使數千百年不傳之秘昭如日星卽世之雌黃其說者亦可恍然自釋也其紹前聖開來學厥功非淺矣唯其言不盡意者限於字句之隔截難以直達其辭恐學者觀其一面未能識其全體余於遠戍之暇不揣固陋復爲解注約其大指而會合之於釋義所未備者擇取前賢之言

而增補之或回顧前文引起後義參互攷證脈絡貫通分之爲萬殊合之爲一轍讀者可了然於心目焉蓋幾經脫稾寢食於斯者閱十數寒暑而始成質諸作者之心未知其有當焉否也夫道者長生久視之方不外乎身心性命之地也以其至近不遠非易非難百姓日習而不知方且輕棄竊笑之別爲傍門異徑亦固然無足怪耳蓋嘗求其倒行逆施之用而知聖人之於道也能以逆爲順以死爲生以晦爲明以敝爲新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以賤爲貴以損爲益以難爲易以曲爲直以靜爲動以默爲語以下爲上以小爲大以退爲進以失爲得以後爲先以主爲客以

圓爲方以短爲長以愚拙爲知巧以柔弱爲剛彊以知雄守雌爲天下谿以知白守黑爲天下式以知榮守辱爲天下谷以受國之垢爲社稷主以受國之不祥爲天下王探造化之窟爲萬法之綱故先天地廣化育而大無不包綜萬象歸窈冥而細無不入或取諸物或取諸身其言近其指遠其所謂與物反者耶其所謂寓言者耶學者勿以辭而害意勿以文而害辭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安得天下之士皆尊道而貴德哉夫道者善人之寶也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庶幾旦暮遇之

嘉慶辛酉仲秋月新安汪光緒書於西域旅次

是書舊本有宋人趙友欽解注其徒陳致虛爲叙所載呂眞人釋義多譌舛脫落之句此陳氏原本也已證其譌爲之改訂矣近世所行俗本襲趙氏之注而擇之不精其補注荒謬尤多茲存舊注十分之二於鄙見所及者補其未備證之金碧參同諸家之說以釋義爲折衷外所採之言或經刪改及摘錄片詞隻句意義弗全者未詳姓氏來歷若係專條必存其姓氏書名俾有攷據其每章經文各句下雙行小注爲原本所載者皆釋義之文每章經文後低格單行小注則纂注也俗本於每章之後或摘取章內數字或另爲數字以爲章目按以本章之義不相符合茲悉

刪去以復古本之舊篇末附諸家論注併補音釋以資攷證焉

道德經卷一

上篇

汪光緒纂述

道元始一炁虛無自然可道非常道道本無言擬議便非名長養萬物不可知識可名非常名蕩蕩難名民無得稱無愈探愈深愈執愈失名天地之始純亦不已先乎覆載有太極分真彊名曰道名萬物之母降本流末養育羣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隱顯莫測無心運化常有欲以觀其徼守中抱一有意操持此兩者執其兩端空空如也同出而異名一分造化心起經綸同謂之玄盡性至命體用一源玄之又玄有無相生形神俱妙衆妙之門悟由此入妙用難量

道者太極未分未有天地萬物已有此道所[illegible]無極也

自無而之有則所謂太極分陰分陽而有天地萬物矣可道之道道猶言也可道非常道謂道雖可言而非習聞習見尋常之道名猶象也如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之類可名非常名謂名雖可名而非有形有象尋常之名道非常道名非常名可道可名者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生於有而始於無故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以無爲天地始萬物可知以有爲萬物母天地可知有無通指天地萬物分言之省文也混沌未開尚無天地安有萬物是無也始也兩儀既立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是有也母也蓋天地始者無始之先萬物母者生生

之本人之靈明虛覺即無也神也性也緝緝感動即有也氣也命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交相養也妙精妙也徼焦弱侯謂當讀如邊徼之徼蓋指其盡處而言即究竟之謂言性命感通無遠弗屆也俗本作竅非是兩者無與有神與氣性與命也兩者同出於一炁而名乃分矣玄謂兩者同出異名不可測識玄之又玄者以神氣性命有無相生愈不可測識也門者虛無之處物所出入者也言道之虛無玄妙莫不由此而出入故曰衆妙之門學道者於無聲無臭時節用惟精惟一工夫使慧悟既開性命

通達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前段推明道之本源統天地萬物先天後天而言之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入道之門也兩者同出異名以下體道之方也章內有無玄妙總挈要領兩者同出異名同謂之玄見盡性至命體用一源通篇大指不外是焉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揚己美使彰顯也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爲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故有無相生無能生有有必歸無難易相成先難後獲見易爲難長短相形道本無形自相長短高下相傾天旋天轉安得高下音聲相和一風萬籟所鳴皆應前後相隨往古即今來今即古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恭己而治貴乎自然行不言之教天何言哉道寓於物萬物作焉而不離忘物

生而不有忘情爲而不恃忘形功成而弗居忘其所自夫唯弗居緣空

慮絕是以不去眞一常在

知美非美知善非善者道以知希爲貴所謂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也彼天下所爲美善者唯知覬其所有求其所難炫其所長立異鳴高虛聲相盜爭先恐後耳孰知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皆美惡善不善相依伏之道乎是以聖人統天下之事處以無爲而行不言之教故萬物作焉而不離乎道之自然雖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功之弗居是以身之不去蓋有居則必有去此亦

相偶也不是而何去焉、　承上章而言以有無相生句爲提綱、前後皆類舉以伸其義、有無相生以下、己盡道法之妙、所謂無爲之事、不言之教、作經之本指也、學者入門下手須知美惡善不善之分、方能屏絕外緣歸眞返璞而得進道階梯故下以清心寡欲安爐立鼎言之

不尚賢絕聖棄知使民不爭大公無我不貴難得之貨絕巧棄利使民不爲盜戒得勸賢不見可欲非禮勿視使心不亂隨機應物制外養中是以聖人之治修身爲本虛其心遣欲全性實其腹直養全命弱其志致柔全神彊其骨保精全形常使民無知無欲返樸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絜矩從造心無假作爲無爲寂然不動則無不治感而遂通

以治法明丹法承上章而言之自章首不尚賢以至弱志彊骨皆言清心寡欲保守精氣神爲鍊己築基安爐立鼎之事爐鼎卽身之神炁穴又爲神室上下釜乃眞陰眞陽乾上坤下先天之本體參同契所謂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金碧經所謂神室者丹之樞紐神室先施行金丹然後成是也常使民無知無欲此語已盡養生之道所謂以百姓爲芻狗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以下卽道常無爲而無不爲意篇中要指

道盅而用之太虛同體或不盈謙不自滿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淵其淵萬物資挫其銳知止斂神解其紛不隨世變和其光退藏宥密同其塵混跡於物湛始

兮似若存存神於無吾不知誰之子一元無上象帝之先超蹤造化惟道獨尊

盅虛也器之中虛者爲盅俗本作沖非是盅虛不盈淵兮若宗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湛兮若存所以斂藏神氣者即致虛極守靜篤之意參同契所謂眞人潛深淵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道尊而德貴也　此言斂藏神氣以採藥所謂上藥三品神氣精也張虛靖云神一出便收來神滿身中氣自回施肩吾云氣爲添年藥心爲使氣神規中指南精氣二也以元神居之三者聚於一矣皆言採取身中藥物精氣以神爲運用所以存神御氣也故曰湛兮似若存

挫銳解紛和光同塵篇中凡兩見須分別觀之方知古人立言之意此章是言採藥之始斂神氣以祛外緣入門下手之功也五十六章是言道成之後養清靜以歸虛無居塵出塵之法也觀釋義之文各有淺深安勉處不得以重出目之

天地不仁無心施化以萬物爲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法天無爲以百姓爲芻狗順帝之則天地之間塞乎兩間優優品類其猶橐籥乎空洞虛中太和充盈虛而不屈中通外直動而愈出應變無窮多言數窮稀言養氣不如守中允執厥中

天地不仁聖人不仁者即上德不德也天地化生萬物

萬物皆被德而不自見其德故以萬物爲芻狗任其自然無所容心焉聖人以百姓爲身無爲以立德而不自有其德故以百姓爲芻狗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焉芻狗祀神所用者淮南子譬如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注謂束芻爲狗用以謝過而爲祈禱之具丹經取喻於此以其無知無欲無用爲用所謂忘情學草木也橐籥冶者所以鼓煽爐火之器橐象陰籥象陽言天地陰陽之氣呼吸往來猶橐籥然人身之呼吸似之皆以鼓盪爐中之火是爲陰陽造化爐也虛而不屈言籥也動而愈出言橐也以此橐籥喻呼吸

之意蓋云調息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能閉門塞兌抱一無離之意參同契所謂浮游守規中是也　此言得藥行火以烹鍊蓋採藥歸鼎之後必用武火烹煎丹材始熟故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其以橐籥行火者金碧經所謂武以討叛白紫清所謂開闔乾坤造化機鍛鍊一爐眞日月者此也至於藥熟結丹則易武火而用文火溫養待其成丹故下章云緜緜若存用之不勤金碧經所謂文以懷柔張紫陽所謂謾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者此也　金丹之道必知藥取火始可行烹鍊之功金碧經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蓋坎中有金離

中有火後天坎離即先天之乾坤故守於坤而採藥守於乾而運火白紫清謂神爲火氣爲藥以神御氣猶以火鍊藥其說與金碧同陳虛白言採時則爲藥鍊時則爲火火中有藥藥中有火蓋以精氣神爲藥神氣內行爲火說本於心印義亦通

谷神不死虛靈不昧是謂玄牝一陰一陽玄牝之門念頭起處是謂天地根呼接天根吸拔地基綿綿若存川流不息用之不勤虛閑無用

谷神不死白紫清云谷者天谷神者身之元神天谷又名泥丸宮元神所居虛空如谷故曰谷神內經天谷元神守一自眞言以一而神也蓋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

藏神之府神存則生神去則死若神者其谷而不死則人得長生矣施氏云心爲神之舍動而應事則神居於心而注於目靜而寢息則神居於頂而藏於谷故醫家謂之心神丹家謂之谷神其寔一也是謂玄牝言以兩而化也葢陰陽不測之謂玄生生不已之謂牝此句是解明谷神不死之義夫唯不測所以神也生生不已神之所以不死也是謂二字緊承上文而言所謂若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故男子玄牝立則精氣固女子玄牝立則月事絶玄牝既立如瓜之有蔕蔕之有苗果之有核核之有仁生之長之皆從此起凡篇中所

云天下母國之母食母者皆謂玄牝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言陰陽不測生生不已之門戶是爲玄關一竅所謂念頭起處乃天地盈虛消息之根源緜緜若存接續相生似有似無也用之不勤呼吸天然不徐不疾也此即專氣致柔意丹家所謂胎息耳蓋眞人之息以踵其息深深然鼻中無呼吸只有微息在臍如嬰兒處胎時隨母呼吸而不自知也　此言藥熟火齊而結丹丹立則神靈故玄牝成而谷神不死是爲外丹修眞若不得此內丹無由成也外丹既得如草木之有根蔕故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從此息往息來無少閒斷養成

金胎深根固蔕可以長久此即谷神不死之由也故立
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參同契所謂經營養鄞鄂凝神以
成軀者此也
天長地久（萬古長春）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陰陽變通）以其不自生
（本無生滅）故能長生（不遷不變）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自彊不息）外其
身而身存（成物成己）非以其無私邪（天地同根）故能成其私（萬物同體）
不自生言不自爲求生所謂不生不滅無心運化也後
其身者不敢爲天下先外其身者不欲求生之厚私猶
欲也無私能成其私即寡欲可以延年之意蓋順乎天
地之自然而無一毫私欲之心此養生第一義也與天

地不仁章參看

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利萬物而不爭隨方逐圓不爲物忤處衆人之所惡以柔處卑居之靜壽故幾於道動微吉先其庶幾乎居善地利物無擇心善淵容物有養與善人生物不盈言善信應物弗爽政善治化物清平事善能成物曲直動善時順物節度夫唯不爭卑以自牧故無尤有善无咎

所謂上善若水者水避高趨下隨流不逆不爭之善地也而上善之居如之水涵納萬類靜深有本不爭之善淵也而上善之心如之水資利濟而所濟者不爭多寡水之善與人也而上善之與如之水隨潮候而應候者不爭後先水之善信也而上善之言如之水流則通渟

則止盈科而進不爭緩急是善治也而上善之政如之水方則折圓則旋順水之道不爭險易是善能也而上善之事如之水春則長冬則消各應其節不爭盈虛是善時也而上善之動如之夫水唯不爭故有此善人能不爭若水則無入不自得尚何怨尤之有哉故曰上善若水也此以水之利物無爭喻道貴謙柔而處不爭以爲善已起下章之義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天道虧盈而益謙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地道變盈而流謙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鬼神害盈而福謙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人道惡盈而好謙功成名遂身退君子有終天之道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滿招損謙受益盈虛消息之道也此承不爭故無尤之意而申言之與寵辱若驚名與身孰親等章互相發明

載營魄月下採鉛一陽始肇抱一能無離神氣混合如母攜嬰專氣致柔能嬰兒眞息悠悠嬰兒出現滌除玄覽能無疵不見不聞鑑明塵淨愛民治國能無爲節屆三陽時清道泰天門開闔能無雌三關通透獨往獨來明白四達能無知月皎氷融黜聰屏知生之畜之幹旋四德長養羣情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所取有爲而不恃忘其所以黙黙昏昏長而不宰泰然無我一任天機是謂玄德行修德備脫體全眞

營氣血也魄形骸也一者神也素問云血爲營氣爲衛曰載曰抱以形載神神常自守形神不離始爲抱載載

以體言抱以用言不離無間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而神亦俱附二者合之則生離之則死故必抱一而無離焉人身之元神必以氣爲依據氣散則神離氣强則神怯故養生者必專氣致柔如嬰兒之在母腹焉夫能專氣致柔而如同嬰兒其於玄道庶幾矣然使見以爲玄而涉於有心尚不免爲疵累故必滌除玄覽而使無疵焉夫神寓於氣則氣猶民也氣寓於身則身猶國也使愛之治之而不免於有爲能經鳥伸則助長而反以爲害故必無爲而後稱善治焉如此久久行持將見三關通透天門開闔陽神出現而知雄守雌焉然而大

智若愚故雖明白四達六通具足而如無知焉夫無離無疵無爲無雌無知則常如嬰兒生之畜之不有不恃不宰而玄德全矣　此言丹道之始末皆本於無爲合內外丹而言之已起下章之義抱一無離二句入手工夫在此結胎脫體亦在此也章內數能字乃言進道有自見功效可憑歷歷不爽者

三十輻共一轂象月之數萬法歸心當其無有車之用轂虛其中所以運行埏埴以爲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有器之用竭知盡物聖無全能鑿戶牖以爲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有室之用誰不由戶莫非斯道故有之以爲利得此父母之身爲用無之以爲用存我厥初無內無外

輻輪股轂車輻所湊處轂居輪中爲輻所湊湊聚也謂車輻所聚之處虛中承輻運轉也埏埴黏土爲範兩者合之虛中鎔物爲器也室有戶牖虛無之處所以出入而通明也此皆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者是卽所以爲道也　申言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以明鼎器神室之用陰符經所謂爰有奇器是生萬象黃庭經所謂出入二竅合黃庭呼吸虛無見吾形是也

五色令人目盲志之所之其機在目五音令人耳聾新聲悅耳移情喪志五味令人口爽滋味悅口疾病易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猿馬不定無所歸宿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逐物意移貴乎守一是以聖人爲腹收視返聽樂在其中不

爲目眼被色眩妄視泄精故去彼取此見性明心聞聲悟道

屏聲色遠貨利去貪妄薄滋味閉目存神以養眞入室

下手之功必以是爲先務道之所以貴乎虛無也亦承

上章而言董氏云上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爲外邪

所實蓋制外卽所以養中也

寵辱若驚福兮禍伏知足不辱貴大患若身愛能勿勞知止不殆何謂寵辱若

驚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寵爲下有辱何辱居寵不寵得之若驚富貴浮雲於我何有失之

若驚慮險防危可無大過是爲寵辱若驚坦蕩襟期無榮無辱何謂貴大患若

身安危累心得喪累性吾所以有大患者迷却本來勞形自苦爲吾有身穢質不堪

衆生皮囊及吾無身幻緣放下太然登歡吾有何患天眞自在毋罔毋我故貴以身

爲天下者心猶人君身同天下則可寄於天下百年過客萬物逆旅愛以身爲天下者明德新民修身爲本乃可以托於天下無爲而治爲恭而平

學道者須知忘寵辱齊得失始能離大患而自全其身蓋身之多患以吾有寵辱得失之心存耳吾心爲寵辱得失之心吾身遂爲寵辱得失之身則有身不若無身之爲善矣故貴以後天之身爲天下者斯可寄其身於天下愛吾先天之身爲天下者乃可託虛靈之身於天下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尚何患之有王氏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所謂無身者非棄而去之也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賢所爲濟世矣又何患焉曰寄

曰託葢謂此身即可寄託於天下終屬寄託之身而非我有之身仍是吾無身意　此承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而申言之與持而盈之名與身孰親等章互相發明　經言有身則有患修道者唯能忘寵辱得失以去其患而已世人謂當留形住世而身常不死此非可一概論也夫吾道已成無所不可有白日飛昇者如黃帝是也有或隱或顯者如黃石公是也有拔宅上昇者如許旌陽是也有入仕而臣世者如東方朔是也有尸解而脫殼者如白紫清是也有示疾而終世者如王重陽是也各隨所欲以去其患初無寵辱得失之心耳又何

拘於留形住世耶故曰沒身不殆死而不忘者壽又曰長生久視所謂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色身上事也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法身上事也蓋天下者身外之物而所性不存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以身爲天下即所謂外其身也外其身即是吾無身意吾無身者無寵辱得失以爲身患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大象無形戒慎內睹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音希聲恐懼返聽搏之不得名曰微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三者不可致詰守之以靜神會意領故混而爲一同風混合一以貫之其上不皦性靈無體其下不昧神化無方繩繩不可名絜矩之道民無能名復歸於無物復見天心存誠格物是爲無狀之

狀不見中親見無象之象親見中不見是爲忽怳渾渾淪淪窈冥若存迎之不見其首瞻之在前隨之不見其後忽然在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能知古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謂道紀識得虛皇爲綱爲紀

其上不皦如使民無知無欲明白四達能無知絕聖棄知明道若昧其出騂遠其知騂少者是也其下不昧如知人者知自知者明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不行而知不見而明者是也自視之不見至混而爲一道之自無而之有也自其上不皦至隨之不見其後道之自有而之無也自執古之道至章末言道雖無形體不可方物以古御今信而有徵御統御也蓋此道能統御

乎古今也　此言道無形聲無方所無名物是爲虛無下云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是爲玄妙唯其虛無所以玄妙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古之善爲士者遯世不見聖者能之微妙玄通知微之顯玄妙允中深不可識深藏若虛不可得聞夫唯不可識惟精惟一故彊爲之容能近取譬豫兮若冬涉川骨散寒瓊猶兮若畏四鄰必慎其獨嚴乎指視儼兮其若客毋不敬儼若思渙兮若冰之將釋太和充溢神悟心開敦兮其若樸羣居閉口不違如愚曠兮其若谷庶乎屢空億則屢中渾兮其若濁心與道冥和而不同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清者濁之源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靜者動之基保此道者不欲盈盈者虛之本夫唯不盈盈虛無盡故能敝不新成潛雖伏矣

此章分三段看章首至渾兮若濁舉古之善爲士者以爲標準孰能四句正體道之實功末三句乃得道之明驗夫士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不得不於其外見者而彊爲之形容但見其豫兮若冬涉川而戰慄猶兮猶畏四鄰而謹愼儼兮若客而恭敬渙兮若氷之將釋而舒散敦兮若樸而誠寔曠兮若谷而盅虛有此數者之美又能和光同塵而渾兮若濁誰得而測其際哉今之體道者孰能濁以澄乎唯外濁而內靜則胸懷澹定自無纖雜而常淸孰能安以久乎唯心安而能久則外緣不擾自見迭出而相生葢道之在我者生生不已也蘇氏

轍云世俗之士以物汩性則濁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不復生善士知之濁以澄則動中有靜故靜之徐清微妙者益微妙矣安以久則靜中有動故動之徐生玄通者益玄通矣要知保此道者唯在不欲盈耳不盈即虛之謂所謂道盅而用之也能敝不新成王氏純甫云能讀爲耐耐敝者雖舊不壞新成謂再造也

承上章而言微妙玄通道之精微廣大也微言道之微眇妙言道之精妙玄謂變化莫測通謂廣大莫窮故云深不可識豫若冬涉川如大患若身寵辱若驚是也猶若畏四鄰如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是也儼兮若客如不

敢爲主而爲客是也渙若氷之將釋如安平泰樂與餌是也敦兮若樸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也曠兮若谷如上德若谷廣德若不足是也渾兮若濁如我獨若昏我獨頑且鄙是也末云保此道者不欲盈則玄妙仍爲虛無矣已起下虛極靜篤意章末數語最宜玩味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故保此道者唯在不欲盈而已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則別有天地而造化在我矣按此則知豫若涉川以下皆形容不欲盈之辭也

致虛極守靜篤虛以待之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夫物芸芸規中自守身外無爲各復歸其根觀月窩復見天根歸根曰靜止於至善無欲爲要靜曰復命返本還元復命曰常不罰不殘松柏青青知常曰明古今洞達湛然常寂不知常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妄作凶心生法亂氣散神離知常容大無不包容乃公細無不入公乃王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潤王乃天能正德合神明天乃道一炁之始萬象之宗道乃久合眞與道何有終窮沒身不殆雖天地覆墜吾不與之移

身心放下曰致纖毫不著曰虛徹底清虛曰極貞固不搖曰守心無罣礙曰靜眞實純忱曰篤萬物身之諸炁謂周身所化之炁並猶齊也作起也蓋致虛而能於極至守靜而極於忱篤則靜極生動萬物皆有起發之機當此之際吾觀身心造化以知其來復之道是爲觀其

復復反也所謂反者道之動是先天祖炁發動之初一陽來復時也夫物芸芸諸炁來朝絪緼感動聚精會神也各復歸其根復返也韜光斂跡精氣收藏返歸其根也此二句承上起下之文陳觀吾云萬物有歸根之時至人明長生之術草木遇陰之極則歸其氣於根待春而復茂世人氣血將衰須求歸根之道可以返老還嬰而得長生歸根即還丹之本也歸根曰靜乃自有歸無混然太虛之體蓋靜則能求其本始得其祖炁而復命復命則返本還元安時處順而守常知常曰明明者明此歸根復命之常道不知常不明此常道而妄作取凶

也知常則造化在我而無所不容無所不容則萬物同體曲成不遺故公公則統御諸虛歸於宥密是乃王也王者心也心即天也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地起經綸由是金木交併混合元神以陰陽之氣運斗柄之樞得氣化之和備行生之德是爲天也清虛無極返諸混沌之初是謂道也陰陽變化生生不已故能久也久則與道合眞存吾順没吾寧而没身不殆矣　此章直指金丹大道唯虛極靜篤採先天祖炁歸根復命以全其眞蓋統先後天而言章法逐節相承一層深一層須層層通透方是澈上澈下工夫與有物混成天下有始治

人事天等章互相發明

太上下知有之無上至道萬物皆備其次親之譽之因不失親亦可宗也其次畏之懷刑思義其次侮之民免無耻固信不足不知有此理只爲太分明焉有不信自古有死無信不立猶兮其貴言默而識之言寡其尤功成事遂巍乎成功樂奏太平百姓皆謂我自然無爲而治帝力何有

道合始初曰太上下知萬象歸宗之意有者萬物皆備之意其次親之譽之好善不倦尊德樂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也其次畏之恐懼修省以近於道中士聞道若存若忘也其次侮之謂侮慢聖言甘爲暴棄下士聞道大笑之也蓋由不知吾道之妙而信不足也焉有不信

道者能幾於道乎是以君子自貴其言而不輕出迨夫功成事遂與道合真成自然之造化而衆始驚覺耳張紫陽云始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爲衆始知其謂是歟

此言至道鮮能知希乃貴己起下三章之義所謂無爲之事不言之教也

大道廢有仁義太樸既散仁義乃行知惠出有大僞知慧聰明根塵業識六親不和有孝慈六欲牽纏順性受命國家昏亂有忠臣身心紊亂誠意規中

蘇氏轍云大道隆仁義行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足以濟萬物而加以知慧民於是始以僞報之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

不孝而獨稱舜無瞽瞍也伊周非不忠而獨稱干逢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此言知慧出有大僞下云絶聖棄知歸於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總見鍊己以愚方得成丹苟恃知慧誤用心思必致諸障肆興羣魔疊起無不虛假而生大僞若能屏知如愚則魔障不侵何僞之有所謂離形去知幾於坐忘勸君終日默如愚鍊成一顆如意珠是也

絶聖棄知忘神養虛民利百倍諸烝化淳絶仁棄義忘氣養神民復孝慈安常處順絶巧棄利忘形養氣盜賊無有方寸太平此三者以爲文不足使其使然故令有所屬應無見素抱樸清明少私寡欲志

如神

承上章以起下章絕聖棄知數句大指爲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以養眞耳所謂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也此卽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之意學者須善會之與不尚賢天地不仁曲則全上德不德上士聞道大成若缺以正治國其政悶悶古之善爲道等章互相發明

絕學無憂無爲何慮唯之與阿一氣聚散相去幾何所過者化善之與惡一念動靜相去若何所存者神人之所畏生死大事不可不畏畏天知命荒兮其未央哉沉滯聲色流浪生死衆人熙熙逐物情蕩如享太牢於道無味如登

春臺縱欲無厭我獨怕兮其未兆虛靜待之如嬰兒之未孩但看嬰兒處胎時乘乘兮若無所歸豈解有心潛算計衆人皆有餘不知欲殺我獨若遺惟恐失之我愚人之心也哉離種種邊名爲妙道沌沌兮昏昏默默俗人昭昭的然日亡我獨若昏闇然日章俗人察察用心分別我獨悶悶何須彼此澹兮其若海不滯方隅漂兮若無所止離諸邊徼衆人皆有以衆貴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我貴無用之用我獨異於人哉道不遠人人遠乎道而貴食母養須藉母養歸命根

絕學無憂者承上絕聖棄知而言要不外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耳寡私欲故能爲絕學絕學所以無憂絕學無憂是四大皆空一塵不染境地全神直注章末貴食母

上乃言外丹也通章與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意互相發明當與有物混成道生一天下有始其政悶悶治人事天古之善爲道等章參看入藥鏡云先天炁後天炁得之者常似醉者內我獨若昏我獨悶悶之象彷彿似之學者悟此則思過半矣然必履之而後見焉是謂不言之教也經云天下母國之母食母者皆先天母炁是爲玄牝也食母即胎食也能鍊胎息以養胎食辟穀不饑矣胎食者猶嬰兒處胎時不知飲食以母之胎氣爲食故云胎食亦云食母有母則有子故云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專氣致柔能嬰兒如嬰

兒之未孩復歸於嬰兒也

孔德之容大包六合唯道是從細入微塵道之爲物唯恍唯忽亘古一物了無人識忽兮恍兮似有如無其中有象居有非有恍兮忽兮若忘若存其中有物居無非無窈兮冥兮心與道合其中有精陰陽交會其精甚眞純一不雜其中有信眞實不虛自古及今萬劫長存無終無始其名不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閱衆甫萬物始生皆稟於道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從道受氣以此視聽言動非道不然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德卽道也體諸身曰德備諸物曰道德指存養言道兼體用言蓋大德無所不容以物莫不本於道也道之爲物物者先天祖炁卽下文其中有

物是也恍忽窈冥者眞陰眞陽在其中不可以知識也象物象精眞精也張紫陽云恍忽之中尋有象窈冥之內覓眞精皆指先天祖炁也其精甚眞施氏云唯此眞精乃身中之眞種子也其中有信陳觀吾云初陽始回之候當有煖氣爲之信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也閱猶觀也衆指天地萬物甫猶始也卽元始祖炁是爲太極所謂有名萬物之母者此也章末此字指道言　此爲鍊精化氣坎離交姤小周天之法乃言外丹與視之不見虛極靜篤有物混成道生一天下有始治人事天等章互相

發明

曲則全委曲周全枉則直大直若曲窪則盈謙下德歸弊則新晦極自明少則得易知簡能多則惑聞疑見殆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矩衆繩不自見故明莫見乎隱不自是故彰莫顯乎微不自伐故有功無伐善功自歸不自矜故長無施勞能不危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我尚自忘何況非我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性不可窮豈虛言哉正非虛妄誠全而歸之歸本復初

學道者唯虛中抱一少私寡欲以全眞能藏能枉爲窪爲敝爲少是虛一也自多自見自是自伐自矜是私欲也私欲則爲天下爭抱一則爲天下式全而歸之者如

歸於嬰兒歸於無極歸於樸是也與天地不仁絕聖棄知絕學無憂上德不德上士聞道大成若缺等章互相發明

希言自然大音希聲飄風不終朝狂則不久驟雨不終日躁則徒爲孰爲此者是誰主宰天地而已天地尚不能久乾坤無非幻化而況於人乎法禁躁妄故從事於道者順理合轍道者同於道通乎物也德者同於德忘乎我也失者同於失齊得喪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道通無累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隨在有得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順其自然信不足焉吾斯未信有不信焉因感生疑

希言自然謂不多言而自合於道即所云飄風不終朝

驟雨不終日者是也蓋道本自然功由漸進天道人事一以貫之學者若能忘物我齊得喪順造化之自然而無勉彊急遽之心其於道也庶幾焉此承上章以起下章也飄風驟雨二句即欲速不達之意道者同於道以下六句是爲隨機應物相時而動初無意必固我之私也其云信不足者所謂中士聞道

者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跂者不立欲速不達跨者不行躁進無功自見者不明晦德能自是者不彰不能虛心自伐者無功不能克己自矜者不長不能謙下其於道也餘食贅行仁見爲仁物或惡之念起是病故有道者不處

也不怕念起惟恐覺遲

跂舉踵望也跂者舉足而望故不立跨者越足而前故不行學者欲速效而求驟進豈可得乎夫欲速躁進之心皆私欲也私欲萌則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紛然起矣人苟有自見之心神知外馳不知歛戢難以明心見性使其冥然自處收視返聽退藏于密宇泰定者天光發不期而自明矣人苟有自是之心塊然自足難以苦心向道使其虛衷若谷澄靜內觀虛室可以生白雖不求彰功到自見彰非外顯之事乃回光返照時也自伐者無功凡學而爲悻悻自得者則有其善喪厥善必無沉

潛入道之功其淺嘗浮慕終誤入傍門往往身勞神瘁氣耗精枯或運或守水耗火抑皆是也自矜者不長益學道者須常懷歛退眞固純一愼於始斯克善於終也若無謙讓未遑之心則矜其能喪厥能不復再進矣若此者其於道也亦如餘食贅行耳贅肬贅也贅行之行當作形古字通道唯適可贅餘反累於道如旣飽之後雖有芻豢珍羞心必憎之官骸旣具而附贅懸肬人必醜之在物猶惡寧有道者所樂處乎物卽道也若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爲餘食贅行與道相違矣有道不處者道法自然也　此承曲則全章之意而反覆明之所

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也[illegible]

甫云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上善章已言之此云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何也蓋卑下柔弱衆之所惡而不爭者也見是矜伐衆之所惡而爭者也故有處有不處其爲不爭則一焉

有物混成（混沌開先）先天地生（萬化生乎身）寂兮寥兮（湛然常寂）獨立而不改（超然常存）周行而不殆（運化無窮）可以爲天下母（養育羣生）吾不知其名（不可形容）字之曰道（因物立名）彊爲名之曰大（無邊）大曰逝（無著）逝曰遠（無盡）遠曰反（收拾歸來）故道大（太虛無象）天大（同乎無始）地大（同乎無終）王亦大（參天兩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上無覆色下無復淵靈地獨存之之

又玄人法地牧養品類效地德也地法天容載萬物承天施也天法道生成宇宙助道化也道法自然清靜虛無因自然也

混沌之初一陽居於坎內是爲有物混成虛無中生恍忽中見窈冥中來是爲先天地生卽先天祖炁所謂萬物生於有葢無能生有也故當其寂兮無聞寥兮無見靜極生動斯陰陽合德天地泰交誠有確乎不拔者獨立而不改焉自彊不息者周行而不殆焉則性命感通陰陽變化生生不已而爲天下母卽先天母炁是爲玄牝也此道至爲玄妙不可得而名故字之曰道所謂道可道非常道也彊爲名之曰大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

大曰逝流通無滯猶川谷之於江海也逝曰遠充滿八極常有以觀其徼也遠曰反天地萬物莫不本於道而生莫不歸於道而化所謂有生於無蓋有必歸無也生無不本於道化無不歸於道故曰道大夫天所以覆萬物地所以載萬物王所以統萬物故皆謂之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謂之四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者心也人能此心如地之靜定則久視長存故人法地地承天之施化生生之德廣博而周遍故地法天天以氣之清虛無心而合道故天法道道本於虛無清靜之體無爲之用故道法自然　此承孔德之容章而申言

之以明道法自然統先後天而言也與虛極靜篤絕學無憂道生一天下有始治人事天等章互相發明

重爲輕根心爲萬物之宗靜爲躁君道爲一身之體是以聖人終日行日行火候不離輜重時運河車雖有榮觀無所貪著燕處超然心超物外柰何萬乘之主心君而以身輕天下戀有貪生輕則失臣輕動搖精躁則失君躁妄亂神

重者神也輕者氣也靜者性也躁者情也存神御氣節性防情神凝則氣聚性靜則情逸故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乾乾日行火候時運河車如任輜重不相離也輜重兵法志行軍者隨行所載兵甲器械也

蓋神不離乎氣猶車不離乎輜重皆先生得失所係焉所謂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者是也當其靜定之中奇景現前雖有榮觀妄也超然而無容心者佛氏所謂凡所有象皆是虛妄也奈何人君主天下者戀有貪生而以身輕天下夫天下猶身也臣者精氣也君者神也輕動則搖精失臣躁妄則亂神失君矣　此爲明心見性之學參同契所謂委志歸虛無是也當與其政悶悶章參看章內不離輜重句見神氣不可相離是以兵法明丹法也以下論兵各章俱與此同此云終日行不離輜重鍊氣化神也後云人之器而不用雖有舟車無所用

雖有甲兵無所陳則鍊神還虛合眞與道也

善行無轍迹以心知心善言無瑕謫以性覺性善計不用籌策以神合神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合神於無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合無於道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視人猶己故無棄人均氣同體常善救物與物混成故無棄物隨機利物是謂襲明定能生慧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見賢思齊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而內自省不貴其師道無可學不愛其資心無可用雖知大迷屏知如愚是謂要妙任運天然

善行謂先天眞炁發生歸鼎也蓋先天之炁自虛無而成象故無轍迹之可尋者不善言者多言卽有瑕疵唯言近指遠則爲善言瑕玷無由而見矣善計者不用籌

策而自合機宜卽神氣已和先天自生無用子午卯酉著意籌畫也善閉出於自然故無關楗而不可開無用閉穀道塞精竅終日閉息存想也楗門限木所以止門者善結出於無心故無繩約而不可解約束也若有心凝聚思慮之神交於呼吸之氣是爲幻丹蕩然走失耳唯能專氣致柔抱一無離自結爲丹而莫解矣常善救人人猶身也聖人善愛身常修身而不棄其身恐入塵囂之累故全其身而抱道道存則身存焉常善救物物者先天之炁恐著於有心常虛其心而治以無爲故任其生長畜育隨時運化而無所棄焉夫無棄人無棄物

聖人之明也然聖人非以察察爲明唯因定生慧不期而自明也是謂襲明善人者乃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之人善人無爲自得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妄作取凶可爲借鑑亦善人之資也是以聖人修自然之道故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有聰明知慧無所用之故雖知大迷是爲道之要妙　此承道法自然而言之所謂無爲之事不言之教也

知其雄凝其神守其雌入炁穴爲天下谿萬派歸元爲天下谿深妙常德不離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復歸於嬰兒能守無用知其白養性守其黑保命爲天下式是法是則爲天下式節候常德不忒分毫不爽復歸於無極

完此太虛知其榮心廣守其辱體胖爲天下谷空諸所有爲天下谷虛中常德乃足身外無餘復歸於樸大易無極樸散而爲器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聖人用之知有此理則爲官長設教化人故大制不割混沌而無剖析

雄謂陰中陽水中鉛坎男也知之須急採故曰知其雄雌謂陽中陰砂中汞離女也守之以待鍊故曰守其雌爲天下谿者雌雄既交陰陽同入於烝穴也陰陽聚則坎離常交而常德不離坎離交則神全氣固返本還元復歸於嬰兒矣白者金精先天之乾也黑者水氣後天之坎先天之坤也乾交於坤而爲坎故水中有金黑中有白金爲水母母隱子胎尊體於坎聖人知白守黑神

明自來此爲水府求玄鍊後天以復先天可爲式法也諸家以白爲西兌乃誤會參同契兌數八之語故於先後天之體用未能悉其根源而於知白守黑之義亦無取焉常德不忒謂金水交融火候毫髮不差復歸於無極完此先天之體也五行順布金常克木五行顛倒金伐木榮王重陽云香從臭裏出甘自苦中來聖人知榮而守辱如谷之無所不容常德無欠無餘火候足也渾然未琢未彫復歸於樸矣若樸散爲器聖人用之官天地而府萬物雖未免有所制作大制則不失本來面目夫豈割裂剖析以傷混沌哉　知雄守雌一段卽抱一

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之意知白守黑一段即高以下爲基保命以全性之意知榮守辱一段即貴以賤爲本明心以見性之意樸散爲器至末一段即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之意所謂見素抱朴少私寡欲者是也此爲採鉛鍊汞取坎填離歸根復命之道藥物火候結丹分三層看蓋合內外丹而言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欲行此道吾見其不得已道本無爲天下神器心之所居不可爲也爲有妄心即驚其神爲者敗之爲傷自然執者失之執乖通變故物或行或隨念茲在茲或呴或吹思無邪或彊或羸善用其心或載或隳精思此理是以聖人去甚過猶不及去奢道常如此去泰道無不足

將欲者審愼不敢自決之意卽所謂不得已是也天下猶身也爲修爲也不得已者言道本無爲不得已而爲之蓋天下神器不可以妄爲也神器謂神丹也金丹之道唯順乎自然而無所爲爲之則敗謂傷丹也執之則失謂失丹也物者先天之炁故或行或隨而無少離或呴或吹呼吸自如或彊或羸因時運用唯守之以靜聽其衝突旋繞自有眞炁聚於中宮或載或隳焉是以聖人修鍊之功去甚而無妄心去奢而無欲心去泰而無侈心其調和適中無有敗失自能保守神器得行此道於天下矣　此與三十六章互相發明其云或行或隨

猶魚不脫於淵也或呴或吹猶欲翕固張也或彊或羸猶欲弱固彊也或載或隳猶欲廢固興欲奪固與也是爲調停火候進退升降之法以明道法自然無爲而無不爲乃言外丹也

以道佐人主者道與心合不以兵彊天下善勝在於不爭其事好還歸根復命師之所處心兵所起荆棘生焉神狂心荒大軍之後情欲馳驅必有凶年神氣昏耗故善者果而已定力所到不敢以取彊忘我而已果而勿矜靜以待之果而勿伐默而守之果而勿驕存之以和果而不得已持之以慎果而勿彊自然虛無物壯則老心爲物移是爲不道性爲心蔽不道蚤已永失眞道

人主謂心也以道者指用意而言金丹火候之法皆意土爲之運用而心君處於無爲言以心爲火以意爲候也夫火者心也君也土者意也臣也君主無爲而臣佐君行道調理陰陽造化之機入藥境所謂意所到皆可爲金碧經所謂剛柔抗衡譴責於土是也不以兵彊天下卽專氣致柔意所謂弱者道之用也其事好還如月盈則食天道循環果謂果斷卽癸生須急採耳物壯則老言月盈當復虧所謂其事好還也不道不合於採取之道已止也言止而弗採所謂望遠不堪嘗也　承上章而言此卽紫陽鉛遇癸生須急採金逢望遠不堪嘗

之意然道貴柔以制剛當勿矜勿伐以待成功固不可怠緩失時亦無容輕敵取禍如善用兵者不失其機宜耳　丹法取象於兵者兵金氣也所以克敵丹金鉛也所以制汞以鉛制汞猶以兵克敵其道一也善用兵者無矜伐之心善修丹者無剛躁之氣訓鍊有道則爲神兵故王者之師不戰而自伏修鍊有法則爲神丹故虛無之用無爲而自成其德同也虛中寔寔中虛丹法兵法無以異焉此瑩蟾子有治道丹道兵機禪機之說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以心勝物終莫能勝物或惡之爲物所誘故有道者不處不離生死而離生死是以君子居則貴左主柔用兵則貴右主剛兵

者不祥之器凶器逆德非君子之器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不得已而用之欲求合道乃不合道恬憺爲上常寂勝而不美求欲凝神乃不凝而美之者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是樂殺人用心一處無事不辦夫樂殺人者絕欲不可得志於天下矣百凡從儉故吉事尚左東木主生凶事尚右西金主殺偏將軍居左省心上將軍居右全神言以喪禮處之若論此事如喪考妣殺人衆多六賊兵息三尸不焚以悲哀泣之心死神存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孤光獨照金丹之訣貴柔不貴剛無心自合於道有心則爲佳兵是謂不祥物或惡之而不至物者先天之炁有道不處者不欲處於有心也是以君子居常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蓋兵者凶器逆德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

而用之故以恬憺爲上恬憺無思慮也淮南子以恬養性恬然無思澹然無慮蓋心無思慮斯湛然常寂不與物爭物自不能勝之雖勝乎物不以爲美而美之者是佳兵者樂殺人也夫君子以無心合道自全其眞爲美耳若以勝物爲美是佳兵樂殺之所爲豈能得志於天下乎故吉事尙左凶事尙右者所主各異也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者所擅攸殊也胡氏云偏將軍不擅生殺之權則居左之生方上將軍專制生殺之權則居右之殺方故師出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悲哀以泣而戰勝殺師則以喪禮處之誠以戰不去則殺不存兵者不

得已而用之　承上章而言即紫陽所謂用將須分左右軍是也將者火也以上三章皆言火候之法始於有作成於無爲章法一層深一層皆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之意蓋修煉之道唯清靜無爲順乎自然而已恬憺爲上者無爲妙諦也邵堯夫云此章喻物尤爲懇切是聖賢之盛德湯武之用心

道常無名（應化無方）樸雖小（至微）天下不敢臣（道爲萬化之君）侯王若能守（抱一）萬物將自賓（賓服從德）天地相合（乾坤交感罷）以降甘露（一點落黃庭）人莫之令而自均（一氣和太和）始制有名（立法制度）名亦既有（因器制名）夫亦將知止（淡然自足）知止所以不殆（知止而后有定）譬道之在天

下心之在我猶川谷之於江海也在止於至善

道與太虛同體混然難名故道常無名樸者性也性體虛靈大包天地細入微塵故雖小而天下不敢臣侯王心也守守中抱一也萬物身之諸烝萬物自賓者諸烝朝元百體從令所謂重爲輕根靜爲躁君也總歸大竅逐處通明自然天地升降陰陽和會甘露感二氣而生交合於中而落黃庭太和元氣渾然一體人莫之令而自調均蓋天地陰陽和則甘露降人身陰陽和則玉液生甘露即玉液其來如泉咽之不及其甘如蜜故曰甘露此還丹也是爲玉液還丹而始制有名然名既有宜

知止足若持盈未已恐不免於殆辱佛氏云道成之後丹房器皿委而去之若不去之心境現前恐有殆辱之事白紫清云夜半忽風雷此其證也是以達摩去長蘆而入少林令坐者無一朝之患也此謂知止不殆夫道本無名而始制有名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川谷即泥丸宮大淵池津液之川源也江海即氣海曲江也所謂氣歸元海壽無窮是已　此爲玉液還丹命基永固已結外丹矣自此調停火候而修金丹內藥焉與大國者下流江海爲百谷王等章互相發明

知人者知外觀其物物無其物自知者明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勝人者有力勇敢

於道而化自成自勝者彊眞積力久知足者富安貧樂道彊行者有志自彊不息有志竟成不失其所者久觀其所以命基愈固死而不忘者壽妄滅照存

人謂外欲外觀物欲而絕幻緣外塵不染也是爲知人者知內觀身心而守清靜內照本來也是爲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謂克除私欲力行近仁也自勝者彊眞積力久眞精充寔無閒也知足者富守眞於內而不妄求道全德備日新富有也彊行者有志存神御氣堅心固守以待功之成也常能抱一守中不失其所性命脗合根深蔕固生生不已是所謂久道成則軀脫不離生死而離生死故雖死不忘道烝長存自與天地齊壽矣

長生之訣唯能屏絶外緣自彊不息以進於道如班氏所謂自全其性命之眞而無求於外者是也

大道氾兮充滿八極其可左右取之逢源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大道無生不免於生功成不名有寔無所得愛養萬物而不爲主道能育物忘其所自故常無欲常守眞空可名於小語小含弘萬物歸焉而不爲主人能虛心道自歸之可名於大何所不容是以聖人終不爲大粟中藏世界故能成其大誠不可量

氾廣遠也道體物而無不在故謂之氾道成於已德修於身則由近及遠推已及物取之左右而逢其源故萬物皆恃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雖愛養萬物唯因乎

道之自然而不爲主常恬憺無欲空諸所有可名於小
即萬物皆歸亦無容心而不爲主夫愛養萬物物悉歸
之道之所以爲大也然聖人之道闇而不章隱而不見
故道雖可名於大終不自以爲大夫唯忘其大故能成
其大　此言聖道大而難名公而無私以示萬物同體
之義所謂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者是也
大道氾兮以下俗本合上爲一章舊本另爲一章今玩
文義雖別而意寔相承蓋上章示體道者以返身之學
當務諸內而不待外求所以成已也此章示成道者以
共濟之懷當公諸物而不可自私所以及物也蓋大道

本統備萬物非已所得私故雖愛養萬物不得自有其功所以爲道體之大然能成其大而不居者其唯聖人也按此則兩章文義俱連屬有情知古人立言正非率爾也

執大象天下往九執常靜天地悉歸往而不害道如鬼神獨往獨來安平泰心安性平性平神泰樂與餌從心不踰矩過客止邪念自絕道之出口淡而有味淡乎其無味無味之味視之不足見道無形聽之不足聞道無聲用之不可既道無盡

大象猶大道執守也天下者身也大象無形忘形合虛四大皆空往來無害害猶礙也往而不害所謂其可左

右也即左右逢源通身是道之意如此心安性平氣和神泰交於性命合於虛無先天之炁聚而爲樂凝而爲餌餌藥餌即金丹大藥也過客止如客從外來得其止宿樂以娛心餌以適口賓至如歸矣蓋已結內丹即入藥鏡明主客宜聚會莫間隔之意主謂性離也客謂命坎也過客止者即取坎塡離也是外丹固而內丹已成移爐換鼎出坎歸離參同契所謂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入藥鏡所謂產在坤種在乾悟眞篇所謂取將坎位中心寔點化離宮腹內陰是也此以後天坎離而復先天之乾坤還元返本爲金液還丹如客之自外還歸

也道言也金丹之妙不可名言其藥與餌得之於心者難以喻之於口故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色聲香味之俱無也用之不可既如造物之無盡藏也　此與知雄守雌章互相發明但彼兼言內外丹及藥物火候此言內丹內藥也　丹經所謂取坎填離採鉛鍊汞者不外心腎坎離之交蓋心藏神藏性藏汞藏血爲陽中陰屬離腎藏氣藏命藏鉛藏精爲陰中陽屬坎汞性善走得鉛則凝人之一心情欲紛馳猶汞之性難制伏也必以鉛制汞始能交媾而結還丹是爲取坎填離採鉛鍊汞神氣交合性命雙修斯宇宙

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而造化在我矣故曰用之不可既也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一闔一闢將欲弱之必固彊之一動一靜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若存若忘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用舍得宜是謂微明幾微先兆柔弱勝剛彊柔弱常和用剛必敗魚不可脫於淵心不離乎道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可與立不可與權

將欲者乃寂然不動之初欲深息聚氣和合陰陽之意噏聚合也張開張也調息之功一呼一吸先往後來此欲噏先張也弱之挫其銳也彊之鼓其精神使不懈也學道者必先有爲有作而後用專氣致柔工夫如虛心

寔腹弱志彊骨之類此欲弱先彊也廢謂塞耳目黜聰明也興謂興其師旅出我之陽神戰退羣陰而後百念消融則欲廢得不先興乎奪謂奪造化之權盜天地之氣與謂退而與陰同德進而與陽同功所謂欲識長生訣先尋造化根則欲奪得不先與乎其幾甚微其事甚明是謂微明夫人神至柔也然能入金石而無礙入水火而不溺不焚存神御氣專氣致柔能嬰兒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故曰柔弱勝剛彊人身之精氣神三者聚而不可離猶魚在淵不可脫於淵國之自操其利器不可以示人也　前段言陰鼎陽爐

剛火柔用魚不脫淵以下即抱一無離不離輜重之意胎息經所謂若欲長生神氣相注是也乃言外丹

道常無爲無爲爲道妙而無不爲有作是根基侯王若能守心主於道萬物將自化萬化自然化而欲作一念欲起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要知眞一處常使六用廢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我好靜而民自正不以欲靜知者不敢爲天下將自正爲無爲則無不治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下數語皆發明首二句之義侯王心也守守中抱一也萬物身之諸烝化謂諸烝化淳也乃氣體沖和無心而自合於道之意諸烝會合於中藥其自化不假强爲將自化言

物未遽化唯吾能守以俟之耳樸者性也性體虛無眞心了了不動不生是爲無名之樸物將自化而猶欲作者謂偶有欲念之起吾將鎮以無名之樸而亦將不欲矣夫能不以欲而處於靜洗心滌慮久久行持自然欲斷妄絕則性命感通百體從令而天下將自正此道所以無爲而無不爲也　能守靜而無欲將自化自正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者即所謂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爲無爲則無不治者是也蓋淸心寡欲之功斯爲尤切學者於此宜盡心焉此與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意互相發明爲經文上篇一大收束其所

以示體道之方者至周且悉也

道德經卷二

下篇

汪光緒纂述

上德不德德大無上不自有德是以有德和氣流行德合天地下德不失德有所窒礙是以無德與德相違上德無爲法道安靜而無以爲無所事於心下德爲之逐安而有以爲迷眞上仁爲之施仁及物而無以爲本無作爲上義爲之以物爲心而有以爲流而忘返上禮爲之以禮齊物而莫之應終不能齊則攘臂而仍之白昧其天故失道而後德不能神其神失德而後仁不能性其性失仁而後義不能心其心失義而後禮已失其眞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已非自然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求尚

之倡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淳返樸居其實不居其華韜光斂跡故去彼取此舍妄從眞

上德之上上下之上也上仁之上與尙同謂貴位而以仁爲尙義禮亦然上德下德猶言上乘下乘也上德不自見其德而無往非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謂執著於德而非自然之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道體淸靜也而無以爲無待作爲也其猶唐虞之治乎下德爲之澡雪其精神而有以爲法制周詳其猶三代之治乎仁則德及於物矣第上仁雖有作爲卒歸於無爲王者之風也義則爲裁取斷制而有以爲第上義多涉虛假五伯

之同也上禮者制禮之初也乃爲之而莫之應至於攘臂仍之禮斯失矣攘臂謂相抗拒也仍之則依然無禮不復顧忌耳故失道而後德修德所以體道失德而後仁求仁所以全德失仁而後義精義所以成仁失義而後禮盡禮所以合義蓋道者備諸物而無不周德者體諸身而無不在仁者[illegible]之流行義者仁之妙用禮者義之節文夫禮原以昭誠敬息紛爭也孰知繁文勝而誠意衰玉帛陳而干戈伏故云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靜定自能生慧也前識者知巧推測之事雖欲釋疑解惑孰知眞實亡則詐僞生刑罰萌則靈明錮故云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舍妄從眞耳　章首上德不德數句一篇之提綱乃無爲妙諦入德之門戶也與天地不仁大道廢絶聖棄知絶學無憂曲則全跂者不立上士聞道大成若缺爲學日益知者不言信言不美等章參看自上禮以下大指爲叔季而發蓋見夫薄俗澆風徒尙虛文忘本逐末不敦古處欲其返璞歸眞故曰　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此卽禮奢寧儉喪易寧戚之意也其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目擊時事而爲感憤之辭非謂禮之可廢也卽所謂觚不觚觚哉

歟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是也其與忠信可以學禮之言無以異焉夫玄酒太羹可以享天地蘋蘩薀藻可以薦鬼神羞王公者忠信爲本儀文爲末也若忘本逐末變亂王章干典取戾或非禮之禮誠意無存如魯之禘灌三家之雍徹季氏之旅泰山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哉　上德無爲內丹不虧也下德有爲外丹作用也夫上德者神氣渾全無心而自然中道本匿無庸鍊外丹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也世人嗜欲交攻根本失固必先鍊外丹以固其本本既固而後內丹可修故曰下德爲之而有

以爲也

昔之得一者得一萬事畢天得一以清晃朗太玄地得以一寧河海靜默神得一以靈混然成眞谷得一以盈綽然有餘萬物得一以生自然發育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泰然安國其致之一也至誠天無以清將恐裂移星易宿地無以寧將恐發龍蛇起陸神無以靈將恐歇陰陽失候谷無以盈將恐竭閉塞不通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和氣耗散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蹷家國危殆故貴以賤爲本心者性之本高以下爲基命者性之基是以侯王心也自稱孤寡不轂無所用其用此其以賤爲本邪惟道爲身非乎豈不然哉故致數車無車不有其有不欲琭琭如玉混合落落如石冥然自全

昔者無始之初混元一炁本來眞一之體也自太極分兩儀立高明悠久天得一以清矣博厚成載地得一以寧矣神者潛藏玄默靜以合德動以含虛散而充塞天地聚而入於微眇以靜內觀忘物忘形因得一以靈太虛同體眞炁流行虛無一穴之閒此其爲眞谷也因得一以盈萬物得陰陽之和以靜而守一故生人能歸還本來一念無二無雜則性命渾全神明內固先天合而諸炁朝故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心也心死神活一眞常在故得一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一者誠也大哉一乎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天地不變者一不

變也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神谷常存者一常存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蹷萬物侯王不輟者一不輟也修道者以身爲國心爲君明心所以見性故云貴以賤爲本性者天也常具於心命者海也常潛於臍保命所以全性故曰高以下爲基是以學道者當其未得不憚刻志勤求既得常懷無所得之心卽侯王自稱孤寡不轂之意也豈非以賤爲本耶致委棄也車所以載物猶身所以載道致數車無車卽不有其有之意所謂上德不德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者依然和光同塵

也琭玉名琭琭如玉喻少也落落石堅不相入貌然則至人者是爲非玉非石爲天下璞抱一能無離而已矣

道以虛無爲宗眞一爲本衆妙之門卽爲不二法門此承上章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之意以明道之眞實純一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莫能外焉欲修道者明乎眞一之體以全其性命也眞則不二一則不雜是所謂性天之道也天所賦諸人者爲命人所秉諸天者爲性性命之道一而已矣是道也聖凡同得於生初修之則聖棄之則凡誠能一貞無二常德不離天地同根萬物同體盡性至命一得永得矣　丹法所謂

性命皆兼神氣言神氣有聚散斯性命有離合性命爲神氣根蔕生死係乎是焉蓋以先天爲性命後天爲神氣耳此章以真一之體推求性命之本源卽儒者天命謂性至誠無息之道故曰其致之一也

反者道之動（神一出便收來）弱者道之用（至柔氣凝）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象非爲有）有生於無（無形未是無）

建子之月陰已極矣造化將反而一陽來復非道之動乎要知順爲人而逆爲丹每於二六時中所謂身中活子時意之所到駕動河車引起腎中金氣心中木液逆流至天谷氣與神合然後下降黃房卽道之動也道之

體本至健也而其用則不然陰符經天地之道浸寒暑不驟更百昌盡凋而歲寒有松栢非以弱爲用乎要知吾道之爲教曰弱其志曰專氣致柔卽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無能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無爲有也有必歸無是故貴乎弱弱者不與萬物爭先也修鍊之法無生於有而性光同月有生於無而命蔕同日日月環抱而爲太極此無中有也命也外丹也性命渾全光華燭於周身徹於內外一片虛明而歸於無極此有中無也性也內丹也內丹鍊神所以修性外丹鍊形所以修命合內外之道則性命雙修形神俱妙矣一金丹大道無能

生有有必歸無所謂有無相生兩者同出而異名盡性至命體用一源故觀其動則曰反究其用則曰弱皆體道之精微入道之徑路學者所宜深玩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非耳聞一聞便悟中士聞道若存若忘無處著力兩可生疑下士聞道大笑之因何信不及只爲太分明不笑不足以爲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故建言有之因理見道明道若昧不昧本來進道若退爲道日損夷道若類不生分別上德若谷包含萬物大白若辱素以爲絢廣德若不足惟恐不及建德若偷常懷此念一照一用質眞若渝應變無方大方無隅不露圭角大器晚成道在萬物先成於萬物後大音希聲叩之即應大象無形無所名相道隱無名無所指說夫惟道善貸且成能化其化而不自化

篇中多以天道人道並言此章專指人道言所謂勤而行之者乃果於爲善耳非若下德不失德者爲之以取敗執之以自失也不笑不足以爲道卽知希我貴意建言古之立言者有之謂有是語也明道若昧大知若愚也進道若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也夷道若類大道平夷各從其類毋庸假託言其平易近人之中吾道自有區別非左道傍門所能淆亂也上德若谷實若虛也大白若辱涅而不緇也廣德若不足大成若缺不自滿假也建德猶立德也偷猶薄也卽上德不德之意德卽道也性命合則道生不知其爲道而道在焉故若偷也質

眞眞心也眞心見則性體虛靈應變無方故若渝渝者變動不居之意大方無隅外圓而內方不露圭角也卽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之意大器金丹大道也大道非一日之程胎滿十月功滿三年功高一紀故曰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蓋道無形聲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也唯其無聲無形故道隱無名是道也下士聞而笑之中士聞而疑之唯上士者聞道而勤於行善貨且成焉貨猶施也謂體道而能見之施行成已以成物也　大道始於有作成於無爲合內外丹而言之深有望於體道之士焉與絕聖棄知絕學無憂曲則全跂者不立上

德不德大成若缺爲學日益等章參看

道生一虛無生一炁一生二一炁判陰陽二生三陰陽生三才三生萬物三才生萬物負陰而抱陽背止其後視聽居前沖氣以爲和禀於中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一無偶衆人之所忌而王公以爲稱自處謙柔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去弱用彊或益之而損推之必還去剛爲柔人之所教無一亦無二我亦教之惟道而已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常逢敵亡吾將以爲教父不善善人之資

道者無極之體本至靜也靜極而動恍若有物則道生一是爲祖炁也一炁之始本於虛無形於動靜一動一靜分陰分陽則一生二是爲母炁也道之生一生二以

陰陽動靜爲消息陰陽相感動靜相生三才變化於虛無則二生三是爲子炁也夫陰陽交三才備則三生萬物爲諸炁化淳通身是道也修鍊之道靜中有動也心腎而交坎離鼻息而鼓巽風故萬物本陰陽之和聚於神室而爲丹丹成八萬四千毛竅三百六十骨節五臟盡化血白胍絶四大皆空嬰兒化爲億萬陽神皆爲三生萬物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性命之真在焉性爲陰命中有性爲陽陽生於陰故萬物秉陰中之陽負陰而抱於陽胡氏云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則背寒向煖故曰負陰抱陽此指大概言

也人居塵世食五味以養之皆陰也陰盛則精生潤於皮膚而不能化氣若心感於事物則耗而易枯故陰亡而陽亦無以附負陰而抱陽斯陰陽和萬物生則精化爲氣體健身輕渾然太和之氣沖和也陰陽會合道炁沖和四體不言而喻矣修眞者自保其淸靜耳不與凡俗同獨守吾眞屛絕外緣甘居恬澹是爲孤寡不轂故雖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王公者心也心專於一則氣化爲神窮神知化爲學日益爲道日損矣物之賦氣而生者有也而以無損之如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故物或損之而益自無而之有也由益而歸於虛

無如明道若昧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廣德若不足故物或益之而損自有而之無也此時性命還虛形神俱妙與道合眞則人之所教者唯此損益盈虛之道我亦以是教之其不以是爲教者如舍慈而務勇舍儉而務廣舍後而務先則輕敵者取禍多藏者厚亡是謂彊梁者不得其死也若此者吾將以爲教父而奉爲矩矱矣陳氏云木負棟則曰梁蓋取其力之彊也故云彊梁彊梁者不得其死語出后稷廟中金人銘母主養故曰食母父主教故曰教父　章首四句推明大道生生之本已揭一章之要下乃詳言之萬物負陰抱陽二句鍊鑄七

氣也人之所惡二句鍊氣化神也故物或損之二句鍊神還虛也人之所教二句鍊虛合道也彊梁者不得其死二句則以生死異轍之故垂教後世也與虛極靜篤絕學無憂孔德之容有物混成天下有始治人事天等章互相發明此從天道說入人道虛無柔弱爲進道之基承上章以起下章合內外丹而言之也

天下之至柔大道虛無爲用馳騁天下之至堅軟能勝堅無有入於無間貫金透石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以無契有不言之教默識潛通無爲之益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天下希及之民鮮能久矣

修眞者靜氣寧神凝丹室內唯心而已此天下之至柔

也柔謂心神堅謂形質馳騁猶衝突也學道之士廣積丹材三田豐滿將欲坐關聽其自爲衝突諸竅皆通神室頓開以無有之心神入於無閒之關竅若透金石而無礙者是知無爲之有益可默識潛通而爲不言之教然而知之者鮮也此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無爲之益不言之教篇中眼目也此因彊梁者不知無爲之益而申言之大旨殆爲得藥開關而發

名與身孰親名遂身退身與貨孰多利多害已得與亡孰病得寵思辱是。故甚愛必大費溺於情欲必喪其本多藏必厚亡累於貪欲必失其眞知足不辱大圓覺滿知止不殆應如是住可以長久無量無邊

人之不聞大道入於迷途而不返者皆爲見利忘害不知止足唯狥名狥貨貪得無厭遂致身名俱喪得不償失莫保其終此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也使其自爲猛省能知止足則無殆辱而可長久矣　此與持而盈之寵辱若驚道常無名天下有道等章互相發明蓋在世出世之法事異而道同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通篇皆作如是觀章內數孰字似詰問語又似商量語使人深思而自得之

大成若缺自勝其用不弊韜光大盈若盅登虛其用不窮守默大直若屈順道大巧若拙無爲大辯若訥忘言躁勝寒清者濁之源靜勝熱

靜者動之基　清靜爲天下正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躁者華也後天足寒亦不犯盖形體健則外邪不侵故勝之學道者先以後天爲用靜心以待眞陽生而水火既濟故腎水足則肝火不生脾土固則肺火不生且心靜則欲念不生意靜則妄念不生性靜則情念不生是爲靜勝熱　此承無爲之益而申言之大成若缺數句道之所以無爲而無不爲也躁勝寒以下錬後天以復先天乃清靜無爲之本也故曰清靜爲天下正已起下

天下有道意

天下有道情歸性卻走馬以糞意馬閑靈苗秀天下無道性逐情戎馬

生於郊意馬狂心地荒罪莫大於可欲欲念易動禍莫大於不知足迷已逐物咎莫大於欲得豈可更添一物故知足知足常足鴻鈞賦子不爲貧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淮南子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注謂止馬不以走但以糞糞田也修道者以天下爲身以意爲馬有道謂身心安恬混元一炁卻走馬以糞言卻除雜念意馬閑適也呂眞人云以糞者取其心安於靜也以用也糞係有用之物非人力不能使之動體本靜也猶人以有用之心思不可作糞置諸無用之地言以靜爲體以動爲用非如釋氏之頑空也若心不靜而妄動則外馳矣心意外馳無以攝伏其氣

是謂無道戎馬謂心意妄動如戎馬之奔馳郊者心境也戎馬而生於郊心猿意馬無中生有也罪猶病也可欲謂欲求不死貪生畏死之心迫於內足以致病也禍殆辱也不知足謂妄行火候不知止節必致崩鼎漏真而有殆辱之患咎猶害也或存想無休息勞心苦思寢食靡寧欲求其必得不知有心採取者爲後天餘食之氣非先天真炁反生害也清靜則自得非可急以求得是故貴乎知足知足則常足固我之鉛返我之汞收束其走馬安養其心性斯爲有道之天下矣　前段卽重爲輕根靜爲躁君之意後段卽知足不辱之意皆爲攝

生而發

不出戶心潛知天下知周萬物不窺牖隙肢體黜聰明見天道離形去知其出彌遠神遊萬國其知彌少心包太虛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明鏡當胸不見而明寶劍在手不爲而成不動一毫

於密戶通徹萬方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故不出戶而知天下天道不外陰陽升降日月運行如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不窺牖而可見者在人之性卽天命之性也虛靜包涵乎天地神明通貫乎古今故其出彌遠進道不自見其道窮神不自知其神故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一粒粟中藏世界焉不見而明戶居龍見淵默

雷聲焉不爲而成不動一毫成正覺焉此道所以無爲而無不爲也　此言虛生明慧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與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意參看蓋無爲之道可以前知如明鏡當空物來自照無俟推測已起下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意

爲學日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爲道日損空諸所有納此一無損之又損皮毛剥盡惟有眞實以至於無恬澹虛無爲無爲能無不爲矣自然萬化故取天下常以無事無心是大還及其有事物來斯照不足以取天下棄天下如敝屣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者言其學日新其道日寂也修道者豈唯情欲所不生卽知識亦俱泯斯損之又損以至

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也心清若水性澄如天性命渾合物我兩忘是爲無事及其有事物來順應與天下相安於固然而無毫髮之染絲須牽掛也蓋道無不成天下不足取矣　此承上章而申言之卽所謂無爲之事不言之教也章末數語緣空慮絕脫體全眞超然三界外矣

聖人無常心不以我爲我乃見心中心以百姓心爲心人我之心同乎一性善者吾善之與我同然不善者吾亦善之各返其正德善矣同乎德化信者吾信之消息天然不信者吾亦信之誰非此道德信矣全其知信聖人之在天下惔惔毋不敬也爲天下渾其心忘所以然百性皆注其耳目一有

成心是有分別聖人皆孩之任其自然

常心猶常人之心所謂嗜欲知識也聖人者性定則眞心見故無常心百姓身之諸烝也存神合氣鍊氣歸神神不離乎氣猶君不離乎民故云以百姓心爲心善者無爲自得吾知而善之不善者塵凡外欲擾亂性眞吾守之以靜而亦善以處之德猶得也言得乎擇善之道也信者不吾欺也時至物來之謂也吾信之聽其自然也不信者時未至也堅心靜守以俟其至吾亦信以待之如此淳德乃得乎取信之道矣聖人之在天下猶神之居乎室也神居於室惔惔然而一處於靜惔惔安靜

怙服之意也爲天下渾其心身心渾忘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諸焉朝元也聖人皆孩之猶比於赤子復於嬰兒不識不知所以無常心也　此言神氣交合抱一無離之意聖人以百姓心爲心者以神合氣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則氣復留神矣神氣相注猶君民一心君不離乎民民不離乎君即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使民重死不遠徙者是也

出生入死月圓月缺生之徒有十三初三生明十五乃圓死之徒十有三十六虧至念八喪魄人之生亦如月然動之死地水火相違亦十有三水成數六火成數七夫何故人月相似以其生生之厚同天地之一氣蓋聞善攝生者無忿

欲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辟兵甲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身非我有我亦忘我此心自若夫何故本無生死以其無死地生死特一氣之聚散

出與入對死與生反凡人出乎生則入乎死聽造化爲出入不能自制其出入故聽造化之生死我不能我自爲生死善攝生者出有心之生入無心之死生而無生一炁之眞死而不死通靈之心不事穿鑿而成自然蓋十有三焉修鍊者以丹田爲日心中元性爲月日光自返照月蓋交會之後寶體乃生金也望前爲出生望後爲入死書曰哉生明又曰哉生魄哉始也魄月體之黑

者漢志死霸朔也生霸望也霸通作魄生明初三日生魄十五日自初三至十五十有三日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自十六一陰生月魄始喪二十三二陰生月魄漸喪二十八三陰純月魄盡喪自十六至二十八十有三日故曰死之徒十有三以上皆指月說至人之生句以下方借月說到鍊丹上望前則血氣滿而藥力全所謂鉛遇癸生須急採也望後則血氣減而藥力少所謂金逢望遠不堪嘗也以月生死之道而驗人身氣血之盛衰與月不異故曰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三之數老陽之體去九而爲一則一陽來復之象人欲見此一

即於吾身方寸之地求之是爲坤地坤地者後天之坎先天之坤也由是坤下而添一陽則陽生於子爲震初三震添一陽爲兌初八兌添一陽爲乾十五爲進陽火乾下而抽一陽則陰生於午爲巽十八巽抽一陽爲艮二十三艮抽一陽復爲坤二十八爲退陰符乃人身進退符火抽添鉛汞之妙用夫何故月受日之陽氣以生月月皆然月生之厚也而丹道之進陽火退陰符亦與月之受氣而生也無異故曰以其生生之厚盖聞善攝生者忘其命龍虎見潛行不溺則陸行何有兕虎入於性刀圭合金石不礙則入三軍安用甲兵乘虛如履實

則以角爪投措乎虛空虛空無所受以甲兵加臨乎虛空虛空無所容所謂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也凡人以氣生者氣盡則死至人以性生者性體光明與道無終極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胡氏云攝者檢束之謂六根七情皆欲之所緣非極力檢制不能磨滅故不云養而云攝善攝生者制其欲以至於無欲故利害不能撓禍福不能攖生之理在我又何有死地如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禹南巡濟江黃龍負舟禹顏色不變須臾而龍逝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皆是不遇兕虎不辟甲兵

而無死地之明驗　此章本爲攝生而發合內外丹而言之其以月爲比象者蓋陰陽水火消息盈虛卽人世死生聚散性命得失離合人與月其道一也前段卽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之意善攝生以下卽知榮守辱之意皆比喻設象如此若泥此而執法象行卦氣按圖索驥去道遠矣

道生之元始祖炁德畜之化生諸天物形之在天成象勢成之在地成形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一切有象皆從道生道之尊德之貴越古超今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生成道體受命於天故道生之德畜之稟其精含其氣長之育之遂其形字其材成之熟之權其成量其用養之覆之作其和護其傷生而

不有內無其心爲而不恃外無其形長而不宰無制其物是謂玄德合德

夫莫之命以上言道德之本於天者故道生之以下言道德之成於人者皆本於自然成於漸進雖爲而無爲焉此道尊而德貴也與希言自然跂者不立等章參看

章末數語與第十章同似爲重出然觀語意總見道德之虛無自然無爲而無不爲故不覺其詞之複耳所謂言之不足故長言之第二章已明揭其指矣

天下有始道生一以爲天下母一生二既得其母二生三以知其子三生萬物既知其子夫物芸芸復守其母各復歸其根沒身不殆長存塞其兌窒言惜氣閉其門收視返聽終身不勤不勞而治開其兌內境出濟其

事外境入終身不救永絕道根見小曰明虛中則明守柔曰彊剛中則彊用其光照耀金庭復歸其明聖日聖月無遺身殃心無一塵是謂襲常直下承當

首章始字母字指天地萬物而人在其中此章始字母字指一身而天地萬物在其中夫無始之先不唯無物且無天地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無極也無能生有天下乃有始矣是爲有物混成元始祖炁所謂有名萬物之母卽太極也以爲天下母乃先天母炁是爲玄牝卽眞鉛也旣得其母以知其子子乃子炁謂採鉛以鍊汞則鉛又能生汞是子炁卽我後天之炁乃爲眞汞所謂水銀一味周流遍歷諸辰是也旣知其子復守其母者

先天炁與後天炁打成一片勿使復失所謂守於坤而採藥守於乾而運火也久久如是則神氣兩合抱一無離結胎在此脫體亦在此形骸雖没道炁長存夫何殆之有如入門下手須宜塞兌口不言而神在心閉門目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聽而精在腎鼻不臭而魄在肺所以內養眞元外無銷耗塞兌閉門四字乃安身立命之功終身用之可也夫人有息斯有勤終身不息則無所用其勤矣若開兌而不能塞內者出也日日涉世以濟事外者入也憧憧然徒勞爾形搖爾精氣耗神離終身莫救矣小謂細微之處人之所易忽者見及乎此則能

謹小慎微而明無不照矣所謂爲大於其細也守柔卽專氣致柔弱其志之謂彊者以弱爲彊所謂柔弱勝剛彊也用其光用日月之光也以月爲藥之丹採取象月之虧盈以日爲火之候動靜視日之出沒復歸其明者丹成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而黜聰屏知明白四達能無知焉所謂光而不曜也故寧爲悶悶以養拙毋爲察察以取禍學者能守此道以修身非奇行也是謂襲古今常行之道襲猶因也蓋自古有是道此唯因而襲之耳　此言外丹也金丹之訣當守常道毋炫其明以遺身殃與虛極靜篤絕學無憂孔德之容有物混成治人

事天等章互相發明前云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又云彊梁者不得其死此云無遺身殃是謂襲常下章則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蓋道有邪正德有吉凶利害相反禍福相倚不可不察也已起下介然有知唯施是畏意　見小曰明以下俗本另爲一章

使我介然有知（未舉先覺）行於大道（一理而已）唯施是畏（一念而已）大道甚夷（周道坦易）而民好徑（思邪無）朝甚除（心欲下）田甚蕪（性要明）倉甚虛（神要靈）服文采（黃庭內人服錦衣）帶利劍（執劍百丈無錦旛）厭飲食（何不食烝）財貨有餘（但得歸復法金寶積如山）是謂道夸（其道機也）非道也哉（於道太和精何有）

學道者唯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必使我心介然獨覺而有所知行於大道念慮所施常存畏懼之心不敢自恃焉如大道本甚夷也尚恐民趨於邪徑朝雖甚除也尚恐田致於荒蕪倉雖甚充裕也尚恐致於空虛其若無若虛不自滿假所謂唯施是畏也然而四體沖和根心生色服文采矣所謂美其服是也剛柔合德金水昭融帶利劍矣利劍卽所謂慧劍也瓊漿玉醴渴飲饑飫厭飲食矣所謂甘其食是也左右逢源日新富有財貨有餘矣所謂安其居樂其俗是也若此者是謂道夸豈以爲非道也哉　道甚夷民好徑正道傍門也朝甚除田

甚蕪明心見性也倉甚虛靈府堅固也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所謂白雲朝頂上甘露酒須臾自飲長生酒逍遙誰得知出有入無三尺劍長生不死一丸丹也夸字係分字之訛助語詞也或作盜夸又作盜竽而引韓非之注以釋之皆臆說也此申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之意合內外丹而言之

善建者不拔不出乎道善抱者不脫不離乎道子孫祭祀不輟此道長存修之於身其德乃真築基鍊精修之於家其德乃餘鍊精化氣修之於鄉其德乃長鍊氣化神修之於邦其德乃豐鍊神還虛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鍊虛合道故以身觀身心中心以家觀家性中性以鄉

觀鄉神中神以邦觀邦道中道以天下觀天下無中無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不無中無以此返求諸身

建樹立也至性純一獨立不改故善建者不拔神氣凝結抱一無離故善抱者不脫此二句爲一章之骨下乃推廣及之性母也氣子也金碧經銀爲鉛母蓋子母一氣呼吸天然緜緜接續相生故不輟丹法有祖炁母炁子炁諸炁之名修鍊者得此則一得永得所以子孫祭祀不輟也章內數修字章末此字俱指善建不拔善抱不脫言此申言抱一爲天下式意與昔之得一章參看合內外丹而言之　丹經所謂銀爲鉛母者水銀爲汞

出於丹砂故曰砂中汞陽中陰離中虛其性走而不守然遇鉛則凝者黑錫爲鉛出於水銀故曰水中鉛陰中陽坎中滿以汞遇鉛猶以母遇子遂凝結而不解母子相戀也丹經取象於此故以氣合神是爲以鉛制汞以神御氣則汞自能生鉛見心腎交鉛汞合爲子母相顧性命相生焉蓋心藏神藏性藏汞腎藏氣藏命藏鉛心腎者性命之根源鉛汞者神氣之子母神不離乎氣猶母不離乎子聚則生散則死兩相依以爲性命也天下有始章注內以鉛爲母以銀爲子者先天生成之體即爲後天變化之用取義有各殊也因并識之以見金碧

參同與此經相爲表裏耳

含德之厚抱道比於赤子無心大還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無畏無憂無慮骨弱筋柔而握固神完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全精之至也窈真終日號而嗌不嗄性全和之至也恍忽知和曰常常寂光中知常曰明慧光明照益生曰祥靈源不竭心使氣曰彊氣勤則剛物壯則老人欲太盛是謂不道喪亂失真不道蚤已真不立妄不空

性之真者莫如赤子至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故云含德之厚赤子渾然無知故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者內無容心外不能動也毒蟲蜂蠆之屬螫蟲行毒也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兕之屬據執據也以爪按拿

曰攫攫鳥鷹鸇之屬搏擊取也以羽距擊觸曰搏記蟲蟲攫搏注以腳取曰攫以翼取曰搏握固握之固也嬰赤子陰也作起也精元精也非感合淫泆之精也精之在體剛健純粹而不息神依之如魚得水氣依之如露覆淵赤子終日號而嗌不嗄者以其無忿無欲和之至也嗌喉也嗄聲破也啼極無聲曰嗄和者太和之氣所謂沖氣以爲和也能知怡養天和則身心安恬自然神氣充裕故常常者久也知常則慧悟既開自然性命通達故明精氣與神生生不已是爲益生祥者猶益卦之辭所謂元吉有慶也心者神之所居若心專於一存神

御氣諸炁降伏則心能使氣流轉周身注於大竅氣歸元海矣彊者以弱爲彊也人不能以弱爲彊而專氣致柔則發泄太盛故壯而易老不道言其不能爲致柔之道已止也猶坐以待斃耳此專氣致柔所以能嬰兒人當知含德之厚以比於赤子也　此承修之於身其德乃眞而言即寡欲延年之意乃外丹也與出生入死章互相發明夫人之於身也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思其所不及憂其所不能有盡之形軀爲無窮之銷鑠往往未壯而先衰未老而就死是皆多欲之爲害也赤子無欲者也無欲則心清心清則氣和氣和則神固神固

則精全渾然一赤子復歸於嬰兒矣

知者不言（默識）言者不知（口頭三昧）塞其兌（內營）閉其門（外衛）挫其銳（無爭）解其紛（總持）和其光（慧生）同其塵（離垢）是謂玄同（一貫）故不可得而親（老聃學道未能）亦不可得而疎（釋迦參禪未已）不可得而利（伏羲究易未了）亦不可得而害（孔子夢奠方終）不可得而貴（道者心之體）亦不可得而賤（心者道之用）故爲天下貴（一切皆盡眞常獨存）

道之玄妙唯在心心相授非可以言語形容故知道者嘗愼於言輕於言者必非知道也聖人自有體道之功與其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塞其兌也與其多視亂色多聽亂聲不如收視返聽閉其門也道不露鋒芒挫其銳

可方可圓也道不留障礙解其紛氷融凍釋也道無我相和其光被褐懷玉也道無人相同其塵呼牛亦牛呼馬亦馬也此其道至玄其德大同是謂玄同若而人也不知其身之爲道道之爲身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卽不離也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寵辱不驚也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榮枯不染也況疎自親來旣不得而親之又安得而疎之害自利至旣不得而利之又安得而害之故爲天下貴貴者貴其平親疎齊利害一貴賤渾然一眞人也　此言體道之功唯在眞知力行默識潛通而自得所謂無爲之事不言之教

也道蓋而用之下有始學章互相發明其詳[illegible]

言非自私其道秘而不言也亦非心所獨得口不能言也誠以道由心授固不待言知者易悟昧者難行亦不必言且天機玄妙不敢直言故知者不言即以是爲教焉不可得而親以下即塞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之實效得道之明驗蓋形定者性生性定者虛明生虛明生則慧劍鑄內欲淨而外魔不侵得失利害不能動之故道成而爲天下貴也　挫其銳以下四句爲居塵出塵之法東方曼倩得其意焉大隱朝市形見神藏是爲和而不流也然二者必相須以爲用若一有所偏非

同流合污即爲矯世戾俗矣故曰知希我貴被褐懷玉

挫銳解紛也又曰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和光同塵

也是二者必相須爲用所謂大方無隅也

以正治國（疑神）以奇用兵（明心）以無事取天下（了性）吾何以知其

然哉以此（得道）夫天下多忌諱（居移氣養移體）而民彌貧（此心易失）人多

利害（念念伏躍）國家滋昏（此性不明）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性靜情逸心動神疲）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以心用心百念愈熾）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

化（不尚權謀）我好靜而民自正（不用利器）我無事而民自富（不貴奇貨）我

無欲而民自樸（身修國治）

以正治國正心誠意以凝神也以奇用兵其機神速不

動聲色而成功蓋兵之克敵即道之能勝私也以無事取天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行所無事焉天下猶身也以無爲治身則長生久視化日舒長矣此字指道言道以清靜爲尙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然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以衛生之術太嚴轉失眞烝而致貧乏人多利害國家滋昏謂貪生畏死之念據於中則民惶惑而昏亂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謂貴難得之貨則民好異而求奇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謂矯揉造作而多事則精氣內虧猶盜竊主人之財物若無爲而民自化無所利害矣好靜而民自正無用法令矣無事而民自富無

所忌諱矣無欲而民自樸無用伎巧矣所以無事而取天下也　天下多忌諱以下數句俱後天氣路若誤爲行持反致其害如能清靜無爲無事無欲則民樸化淳乃爲有道之天下與不尚賢絕聖棄知古之善爲道民之饑等章互相發明

其政悶悶昏默其民醇醇渾厚其政察察明見秋毫其民缺缺日以疏薄禍兮福所倚損者益也福兮禍所伏禍福無門惟心所召孰知其極無有邊際其無正邪道無形體正復爲奇心不可測善復爲妖不可知識人之迷昧其本性其日固久無始以來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圓通廉而不劌清靜直而不肆中正光而不耀盡虛

無爲則其氣融和而民醇醇盖氣與道俱心與道冥混然成眞耳察察予智自雄也耿耿猶虧少也我若察察卽爲心之所使無以攝伏其氣氣散而不和矣故有禍福相倚伏之事福每因禍而致禍每因福而得禍福之來皆爲我心所自召我能守正而無邀福之心禍亦無從而及若察察爲明欲求福而反致禍也孰能明禍福之由而知其終極其唯無爲乃爲天下正耶我若有爲而懷奇異之心必致其禍若無爲而善守淸靜則和氣致祥豈有不祥而復爲訞者然人之逐妄迷眞失其本

性也其日固久蓋由不知禍福相爲倚伏妄念所致魔障必生是所謂訞也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寓正於通廉而不劌寓清於渾直而不肆謹小慎微光而不曜返璞歸真所謂其政悶悶其民醇醇也　承上章而言皆體道實功無爲妙用與大道廢絶聖棄知絶學無憂治大國古之善爲道等章互相發明

治人事天（存心養性）莫若嗇（以天理勝人欲）夫爲嗇（儉從約易從簡）是謂蚤復（先得此理）蚤復謂之重積德（有所操持）重積德則無不克（復禮克己）無不克則莫知其極（無所不用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靜極見眞）有國之母（眞一本源）可以長久（神與道合）是謂深根固蔕（深息固蔕）長生久視之

治已之心純一不雜神氣凝聚性命交合鍊後天以復先天是爲治人事天嗇猶吝嗇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閉門塞兌屏聰黜明靜定後內不出外不入身心渾忘如同太虛入藥鏡所謂天地靈造化慳是也莫若嗇言莫此爲善以養生之策此爲善全耳此句已握一章之要下乃推廣言之夫爲嗇則靜極生動一陽來復復反也反者道之動謂先天祖炁所發動也蚤復者即周易不遠復之意所謂不遠之復以修身也陽既來復則積日累月陽漸長陰漸消是爲重積德重積德則剝盡羣

陰化爲純陽而無不克無不克則陰陽變化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道全德備日新富有可以有國國猶身也蓋能治人事天而重積德則此身始爲我有是爲有國有國則成其玄牝生生不已而有母是爲母焉乃外丹也如此則神氣脗合性命渾全可以長久是謂深其性根固其命蔕故能長生久視焉　長生久視有兩義如物能歛藏則根本深而生可長目能歛藏則精神固而視可久皆以喻嗇之能長久意修丹之訣唯積精累氣以成眞故盡人合天還元返本固蔕深根卽爲長生久視之道與絕學無憂孔德之容有物混成道生一天下

有始等章互相發明此章自莫知其極以下即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之義蓋陰陽不測而莫知其極是謂玄也吳知其極至於生生不已而有母是謂牝也玄牝既立如草木之有根蔕從此深根固蔕可以常久是即谷神不死之謂也

治大國虛生明空生慧若亨小鮮治心亦易以道莅天下道不遠在身中其鬼不神陰魔俛首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幻盡覺圓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心境兩忘夫兩不相傷形神俱妙故德交歸焉道德感通

道以虛無爲尚清靜自還其本來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調和適中得其自然之味而已道者乾健之體眞一

之精化爲一炁運於一身是爲以道莅天下也夫道之將成每有神靈鬼異之事嘗試於我所謂魔障也其鬼不神言我無心而合於道其鬼自伏無能爲害耳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言道已在我天地且難以量我而況於鬼神乎非其神不傷人窈冥之中神不知爲神我不知爲我心跡兩忘初無殺人之心聖人亦不傷人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蓋道德感孚羣魔俛首矣　此章爲魔障而發與大道廢絶聖棄知重爲輕根出生入死含德之厚其政悶悶古之善爲道天下柔弱和大怨等章互相發明皆鍊已實功無爲妙用學者熟體乎此

可以絕外欲祛魔障而得還丹之本焉

大國者下流上善若水天下之交衆高從下天下之牝衆剛從柔牝則以靜勝牡靜爲躁君以靜爲下無爭故大國以下小國容納則取小國靜定小國以下大國處順則取大國存理或下以取小必歸大或下而取大必納小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神者萬化之主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心者大道之源夫兩者即心是道各得其所欲各當其分故大者宜爲下除垢觀止

大國即天下也天下猶身也下流身之處下者氣之元海也天地泰交陰陽合抱是爲天下之交天下之柔能勝剛故牝能勝牡以牝而勝牡即以靜而勝躁靜則能

處下而不爭如大國之下小國而取小國小國之下大國而取大國或下以取大以取小也或下而取小以取大也由是心愈下道愈高身愈退德愈進如大國之兼畜人小國之能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也　申言柔勝剛靜勝躁知雄守雌之意天下之物主靜者必能處乎下善柔者必能善下善下者必能成其大故大者宜爲下與道常無名江海爲百谷王等章互相發明俱形容伏氣之法乃言外丹

道者萬物之奧造化玄微善人之寶一點眞金源流天造不善人之所保人各有心能守勿失美言可以市强語能說尊行可以加人力行近人之不

善（味道）何棄之有（道亦在）故立天子（心君）置三公（神氣精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世之所貴）不如坐進此道（我之所寶）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完我本然）不曰求以得有（求則得之）罪以免邪（純一如初）故爲天下貴（用和爲貴道斯爲美）

一陰一陽之謂道變化而生萬物萬物莫不本於道故爲萬物之奧奧謂幽深玄妙處也善不善言生質之有美惡耳善人者宿具善根其聞道也勤而行之故以是爲寶能積精累氣以成眞不善之人根植淺薄其聞道也若存若忘不知以是爲寶若能得其一言一行保而持之亦可安身利用也夫美言尙可以市尊行尙可加

人況大道人皆可求體物而無不在豈以不善而棄之天子者君也心也虛其心以任陰陽之運化而皇建其極三公者臣也性也會三性於元宮參天地之化育蓋臣代君行道則人君可以無爲所謂勸得主人長久住置在虛閑無用處是也故身心靜定寵辱皆忘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人世之所寶貴者不如坐進此靜守之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以其無所求於外功到性現處自有天然之樂不求而自得焉故不曰求以得有罪貪妄也去貪除妄而無外邪之侵諸障之蔽此道所以爲萬物之奧善人之寶而爲天下貴也　此承道尊德

貴而言之欲以接引後進也

爲無爲不擾其心事無事不鑿其性味無味不驚其神大小多少縱橫順逆報怨以德修身無咎圖難於其易抱一爲大於其細守中天下難事必作於易仁者先難而後獲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積精累氣以成眞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聖不自聖故能成其大身等虛空夫輕諾必寡信易悟易疑易得易失多易必多難大迷之下必有大悟是以聖人猶難之不可說破故終無難欲其自得

爲修爲也事乃爲之條目味乃事之旨趣其主宰萬物非有也無也聖人無心合道而能變化於自然故雖爲而無爲雖事而無事雖味而無味方且齊大小一多寡

渾報施平德怨謹易中之難慎細時之大以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謹小慎微而不爲大故能積小以成其大夫世之輕於諾者必寡於信況學道凡從傍門按摩吐納存想閉息者皆易遇而難成故聖人接引方來必令識陰陽達造化始得玄珠有象脫胎神化是以猶難之故終無難所謂難遇而易就也　申言道法自然是亦無爲之事不言之教也已起下章之義

其安易持安靜自得其未兆易謀臨事謀始其脆易破防危慮險其微易散道心微微爲之於未有未發之中治之於未亂發皆合抱之木生

於毫末從微至著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登高自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行遠自邇為者敗之道不可窮執者失之道不可得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與道合一千古不朽無執故無失與神合無萬世長存民之從事不知自然常於幾成而敗之不謹於始鮮克有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初心不昧永無危殆是以聖人欲不欲欲人之所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尊德樂道學不學學人之所不學復衆人之所過返本以輔萬物之自然與時偕行而不敢為慎獨戒懼

靜定之後萬緣放下安而不擾故心易持兆者幾之已動未兆則寂然不動之時心無雜念故道易謀即下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之意脆柔脆也謂丹基甫立若

火候不謹而傷丹則其柔脆易破破則魔生喪我之眞矣微者稍有欲念卽散亂其心思故其微易散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學者將何修之爲之於未有其安易持也治之於未亂其未兆易謀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爲大於其細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以下爲基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圖難於其易也三者皆言道之不驟進也若驟進而敢於有爲則易敗執著而罔知通變則易失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者鹵莽之行無善全之術也愼終如始自無敗失而致崩鼎漏眞矣是以聖人欲如不欲不

貴難得之貨學如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唯清靜還其本來順陰陽之造化恬澹而無爲耳胡氏云衆人之欲在貴難得之貨聖人欲在無欲不欲人所欲衆人之學在矜知用巧違乎自然聖人學在守道不學人所學而以學牖廸衆人復乎衆人之所過以輔助萬物使歸於自然而不敢有所爲焉復反也言反乎衆人之所過也衆人之所過在貴難得之貨敢於有爲而違乎自然也　此承上章而言乃爲入道階梯修眞徑路也學者宜熟玩之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在明明德將以愚之不使其有知民之難

治心亂以其知多動則易昏故以知治國國之賊覺亦有念不以知治國國之福道之以德其民有餘知此兩者亦楷式道貴苦愚行爲世法能知楷式抱一守中是謂玄德教父玄德深矣遠矣愈覔愈深愈求愈遠與物反矣不與萬法爲侶然後乃至大順逆行順化

司馬君實云物情莫不貴知而有德者獨賤之唯反於物乃順於道所謂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是也國猶身也賊謂魔障也與物反者順則生人逆則生丹也大順以逆爲順也如進退符火往來順逆皆是此申言知者不敢爲之意所謂絶聖棄知民利百倍也前云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明白四達能無知知慧

出有大偽絶聖棄知雖知大迷後云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聖人自知不自見使民復結繩而用此云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總見鍊已以愚方得成丹苟恃知慧誤用心思未有不起魔障而崩鬥漏眞者故於知愚之得失終始丁寧焉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心爲萬法之王以其善下之虛而能容寂而不見故能爲百谷王異派同歸是以聖人欲上民使之知道必以言下之下之以無欲先民使契乎道必以身後之能忘其心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道大處前而民不害性空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中心悅而誠服

以其不爭不與物競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自然無礙

胡氏云欲上民欲其身之上乎民也以言下之如稱孤寡不穀之類欲先民欲其德之先乎民也以身後之如用稽於衆之類處民上而民不重謂民極乎愛戴之心而不見其威命之重處民前而民不害謂民安於渾朴之性而無闇干覬覦之私此云欲上民欲先民下云不敢爲天下先非前後互異雖上民仍以言下之雖先民仍以身後之所以不敢爲天下先也此承大者宜爲下而言卽萬派歸宗之意與上善若水曲則全道常無名大國者下流等章互相發明盖三關已透氣歸元海上

下嘉通周身無礙可行大周天之候也

天下皆謂我大（惟道獨尊）似不肖（如愚）夫唯大故似不肖（無可擬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可比便小）我有三寶保而持之（道不可離）一曰慈（專氣如嬰）二曰儉（少私寡欲）三曰不敢爲天下先（退藏自牧）夫慈故能勇（其力大）儉故能廣（其量深）不敢爲天下先（心廣）故能成器長（體胖）今舍慈且勇（逐物）舍儉且廣（貪嗔）舍後且先（急欲求成）死矣（不見乎道）夫慈以戰則勝（仁者無敵）以守則固（靜以待之）天將救之（爲德是輔）以慈衛之（守位曰仁）

三寶一曰慈者修丹之訣愛惜精氣神如育嬰保赤然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維持保護唯

恐偶有所傷若慈母之愛其子息息相依而不忍離焉是所謂慈也二曰儉者天地之道有發必有收陰陽之氣有消必有息日月之運有明必有晦本此道以修真收視返聽塞兌閉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寂然不動如龍蛇之蟄以存身所以解其紛挫其銳返其根復其命故去甚去奢損之又損而云莫若嗇是所謂儉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者卽進道若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也自立基採藥之始兢兢業業謹小慎微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以賤爲本以下爲基以雌爲守以主爲客以柔弱爲用以不爭爲善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

而弗居是謂不敢爲天下先也慈者鍾於愛不鍾於怒
無欲故剛能勇所謂善戰者不怒也儉者嗇於妄不嗇
於誠無妄故裕能廣所謂廣德若不足也不敢爲天下
先者怯於悻悻自好不怯於道器自任任重故成爲器
長所謂大器晚成也今舍慈且勇迷已以逐物舍儉且
廣自恣其貪嗔舍後且先急欲以求成則知進而不知
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祇速其死耳夫慈以
戰則勝所謂戰罷方能見聖人也以守則固所謂大小
無傷兩國全也倘偶有差殊戰不勝而守不固天將救
其危而以慈衛之天卽道也所謂天之道利而不害聖

人之道爲而不爭者是也　天下皆謂我大四句卽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之意若肖久矣其細句卽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之意我有三寶以下卽柔弱勝剛彊之意三寶雖竝舉尤以慈爲先故云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慈衛之

善爲士者不武慈和善戰者不怒寬泰善勝敵者不爭安穩善用人者爲之下小心翼翼是謂不爭之德好是懿德是謂用人之力天理自是謂配天高明古之極大道乃明

承上章而言唯慈故能不武不怒而善戰唯不爲天下先故能勝人而不爭能用人而善下不爭之德卽無爲

之道天無心而成化道無爲而成治玄妙之機與天合德是謂配天古今至極之道也

用兵有言託機設義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任他爲主我爲賓不敢進寸而退尺方寸之閒進退火候是謂行無行莫慘於志鏌鋣爲下攘無臂不得已而後起仍無敵一陣交鋒定太平執吾兵兩枝慧劍埋眞土禍莫大於輕敵守城野戰要防危輕敵則幾喪吾寶恐喪吾家無價珍故抗兵相加縱橫順逆莫遮攔哀者勝矣飲酒戴花鬼神哭

修丹者得藥行火須識浮沉明主客鉛沉而銀浮沉者使之浮浮者使之沉所謂鉛龍升汞龍降也主謂命客謂性也然性本屬主命本屬客今反主爲客者所謂用

將須分左右軍任他爲主我爲賓將者火也卽進火退符先升後降之道故靜養天眞以候二氣之來隨時運動不敢進寸而退尺所謂前行須短後須長也方寸閒進退火候動靜各得其宜剛柔不失其中量敵而進相機而動故無隨行逐隊之行亦無攘臂爭先之事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也唯任天河之逆流仍無敵待彼時之至而我方鍊之執吾兵彼雖盛我以柔制之我若鍊之不時用之無節是爲輕敵禍莫大焉所謂野戰要防危也輕敵者致崩鼎漏眞幾喪吾家寶大道失矣皆因抗兵相加之故而不能勝慈弱善退者勝之蓋金木交併

混合元神不戰而自伏耳　薛道光云主爲陽賓爲陰不敢爲主而爲客者卽知雄守雌持靜而不爭之意喻如客之見主進退恭謹不敢妄動兵法以逸待勞致人而不致於人此之謂也夫道之用存乎火火之用存乎人謹戒抽添存心運用慮險防危不使分毫差忒苟一有不謹致使姹女逃亡靈胎不結而還丹無價之寶失矣所謂臨陣休輕敵也　承上章而言此爲進退符火大周天也金丹火候之法已微洩於此視佳兵等章較爲透露終屬寓言而未明示其指所謂不言之教也故下云言有宗事有君以知希爲我貴天機玄妙仍在若

隱若見閒不敢遽洩耳

吾言甚易知惟心而已甚易行惟道而已天下莫能知不知無心莫能行不行大道言有宗物有本末事有君事有終始夫唯無知冥然是以不我知夫復何有知我者希孰是知音則我貴矣孰肯承當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衣錦尚絅蘊櫝而藏

言甚易知甚易行者以其言之有宗事之有君耳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不知言之有宗事之有君耳所謂言有宗者片言之閒指示玄妙或言在此而意在彼語淺意深言近指遠也所謂事有君者萬事從乎心心存事在心死渾忘渾忘中自見主宰也夫唯無知乃合於道

是以天下之人而不我知所以獨修獨行而知我者希唯其知希而我愈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不欲自市其美求知於天下也　以知希爲我貴者不笑不足以爲道也末言被褐懷玉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也此承上章而言所謂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者是耶抑卽所謂無爲之事不言之教耶

知不知上（眞知）不知知病（妄知）夫惟病病（惟恐有知）是以不病（終無妄知）

聖人不病（塵淨光生）以其病病（一念不存此性乃見）是以不病（三界惟心一切惟識）

聖人之於道俱於先天一炁中陰陽自和造化自成故知之而若不自知焉夫知之而若不知是爲眞知者上

也世人橫出意境彊不知以爲知其病也久矣若知不知爲知者之病而病其病則無妄知之病矣聖人所以知如不知而不病者以其病多知是以不病也　此爲無知妄作者發承上章而言之

民不畏威不能究心大威至矣生死事大無狹其所居身藏世界無厭其所生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夫唯不厭洗心滌垢是以不厭神自居之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虛能生明自愛不自貴人人本有箇箇不無故去彼取此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威者天之命也民不知命畏威而大威至者無常一日臨是也所以人當知命畏威而速修其身無狹其所居

而自礙其身無厭其所生而自勞其形夫唯不厭其生是以不厭其居聖人知乎此故虛無恬澹以養生不自見其明以勞形不自見其明是能自愛其身自愛其身是以不貴其明而去彼自貴取此自愛矣　此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意互相發明蓋民不畏威而大威至則天威甚可畏矣當盡人事天以爲立命之本所謂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耳須與下章參看方得立言之指此章恐人以怠緩失時故勉其下手速修下章則恐以輕敵取禍故戒其欲速躁進夫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彊所謂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

而勿彊者卽此兩章上下連屬之義也

勇於敢則殺剪除妄念勇於不敢則活守雌抱一此兩者能殺能活或利或害禍福昭然天之所惡貴無所用孰知其故天道無知是以聖人猶難之堯舜其猶病諸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自然神化不言而善應動應以時不召而自來負陰抱陽坦然而善謀無爲而成天罔恢恢何物不在此道之中疎而不失此道常在萬物之內

勇於敢則欲速躁進自伐自矜如舍慈而務勇舍後而務先是爲輕敵幾喪吾寶也故殺勇於不敢者常能專氣致柔知雄守雌如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主而爲客是謂柔弱能勝剛彊也故活此兩者或利或害禍福昭

然天卽道也天道無爲勇於敢而有爲者道之所忌也彼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知之者其唯聖人乎夫勇於敢者不過傍門小道易遇而難成勇於不敢者乃爲金丹大道難遇而易就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道合於天其神化無方如天道不爭而善勝不爭卽不言也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謂不待作爲而眞炁自得蓋無爲而成坦然善謀也坦或作繟音闡謂寬綽優裕也善謀卽善計不用籌策耳罔猶綱紀條目也恢恢寬大有餘之意疎猶濶也乃忘形濶畧之意蓋物形俱忘而天眞不失肉心死而眞心自見也　申言柔弱勝剛彊見道法

自然與天合德是亦無爲之事不言之教也

民不畏死念死道生奈何以死懼之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若使民常畏死惟貪生不知死而爲奇者索隱行怪吾得執而殺之安能殺心孰敢誰肯常有司殺者殺心無可殺能絕有念夫代司殺者殺他心雖同我不可代是謂代大匠斲纔生思維勞而無功夫代大匠斲者事物之來情慮之及希有不傷其手者矣輕弄命寶後必有災

修眞者內養沖和外無銷耗神全氣固而守貞常何死之足畏也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不知深根固蔕之道反舍近求遠舍易求難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夫一陰一陽之謂道我得其道孰敢執而殺者誠以

殺人之事自有司殺者主之也若傍門左道誤用其心生法亂氣散神離自致其死而殺之不啻常有司殺者殺也非司殺而擅殺是代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大匠者技也而進乎道故能變化於自然若使拙工代而斲之希有不害於事而傷其手者矣

此章當與民不畏威之意參看蓋不畏威而大威至民所以有畏死之心若能知命畏威而修其身深根固蔕天命在我何死之足畏則兩章文義相反而實相承也

民之饑人之不知道以其上食稅之多以其心之念不已是以饑所以不知

民之難治人之不得道以其上之有爲以其心之事不停是以難治所以不得道民之輕死人之不合道以其求生之厚以其心之情不靜是以輕死所以不合道夫唯無以生爲者勇於忘我是賢於貴生所以合道

民乃我身之氣也我能保精固氣氣滿則不思食饑何自來若飲食無厭貪求口腹甘肥肥醲反傷精氣民是以饑易所云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也上謂心也稅指食物言非欲辟穀也只是眞心內照不貪不求而自能不饑所謂我無事而民自富耳民之難治以我多欲而有爲無以攝伏其氣是以難治若能明心見性欲淨妄除神全氣固民豈難治非謂頑坐也只是肉心死而眞

心見混元真一之炁無心而合於道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耳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太厚未饑而食未寒而衣五金八石終日服餌求彼延年而不知反以速其死也夫唯無以生為者不貴生而貴道道存即身存是賢於貴生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耳

首言不善攝生之害末言長生之訣不外於無為所謂養生莫善於寡欲治國莫善於愛民也與天地不仁天長地久以正治國等章參看以上六章皆為不善攝生者發

人之生也柔弱水結成冰其死也堅彊水消即冰萬物草木之生也

柔脆水流元在海其死也枯槁月落不離天故堅彊者死之徒死者生之本柔弱者生之徒生者死之基是以兵彊則不勝心雜則道愈遠木彊則共念頭不已心則愈雜彊大處下沉淪之本柔弱處上升騰之象

共合拱也商祥桑生於朝七日大共左氏傳爾墓之木拱矣木彊則共謂木彊而至合拱則有見伐之虞也彊大處下柔弱處上者葢謂彊大不可居柔弱爲上策也人死則堅彊物死則枯槁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柔弱所以勝剛彊死生之說可知矣此極言柔弱之勝剛彊總見養生之道宜柔弱不宜剛彊所謂彊梁者不得其死專氣致柔能嬰兒者誠非虛語耳故曰弱者道之用

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心性有力高者抑之省思慮下者舉之奮精神有餘者損之絕嗜欲不足者補之養沖和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虧盈益謙人之道則不然反是損不足以奉有餘貪其所愛忘其自然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損己益人唯有道者儆天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存心無心功成而不處率性忘性其欲不見賢邪損之又損

天道猶張弓者弓乃射之具入矢爲中高則抑之下則舉之如陽升陰降歸於天地之中也故力大則引滿而出鵠力小則絀而不勝過不及之謂也過與不及皆非中道天之道中而已矣猶之弦望晦朔此月之有餘所

以補來月之不足天道盈虛消長如此修鍊者朝夕行持方寸之間進退符火亦猶天道盈虛與時消息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地起經綸也何以人之道反不然人之一身不足者陽也有餘者陰也反以情欲損其元陽而長羣陰孰能損陰之有餘而補元陽之不足唯有道之聖人始而倣天道之張弓有爲而不恃其勞既而功成無爲而不居其功是其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賢而不欲自見其賢耶　申言進退符火大周天之法以明取坎填離損益盈虛之意乾交於坤而爲坎坤交於乾而爲離先天之所以爲後天也金丹之道鍊後天

以補先天取坎中之乾陽補離中之坤陰變坎離爲乾坤返本還元而復先天之舊再造陰陽重立天地非有道者其孰能之

天下柔弱人之生也莫過於水人之心也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捧打不開其無以易之情念死矣故柔勝剛心有力則情念自消弱勝彊心無爲則天道自見天下莫不知人人具此衷莫能行人人昧此理是以聖人言聖人知之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藏心不見一身之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藏身不靈萬法之先正言若反正言合道而反乎俗

五行以水爲本水能沉金漂木克火蕩土此天地之水也其攻堅彊洵莫能勝而無以易之若人身之水即腎

水也腎水足五臟皆不受侵腎水竭水火不能既濟於是心火熾而克肺金金克肝木木克脾土五臟受克而無生化則死矣故修鍊者寶此腎水如寶金玉河車運轉晝夜而無停留所謂因燒丹藥火炎上故使黃河水逆流水能上行則火下降是柔勝剛弱勝彊也然此道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何也好堅彊之故也聖人則寧爲柔弱毋爲剛彊方其道之未得忍辱蒙恥如玉被塵埋何垢如之甘魔受難如金遭火試何不祥如之及其道之已成忽然眞人出現不失本來面目是謂社稷主也嬰兒積漸變化大則分爲億萬之陽神是爲天下王

也垢與不祥衆人之所惡唯有道者能直受之而不辭觀其得失攸殊夫固倒行而逆施者是謂正言若反也所以形神俱妙出有入無故能透金石而無礙投水火而無傷奈何天下之人能知而不能行哉　復申言柔弱之勝剛彊所謂上善若水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者是也已起下章之義

和大怨嗜欲殺身必有餘怨情念不斷安可以爲善何以見道是以聖人執左契正念現前而不責於人勿與物競故有德司契以心契心執其信約無德司徹自非寂照何能渾融天道無親靈光獨耀迴脫根塵常與善人無得無失

和大怨必有餘怨如克伐怨欲雖曰不行未絕其根株

難爲純善不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乃爲善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言本此道以修眞如操必得之券無不符合其司契司徹各殊者爲善德之有無也司契者物我兩忘渾然一體司徹者恩怨太明有心分别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言天道禍淫福善無親疎厚薄之分唯善人是與耳所謂善人者以其善慈儉善謙退正己而不求諸人故於人無怨而爲天所與天即道也天之所與即道之所歸也　此爲鍊己之學還丹之本承上章而言之末節工夫最爲緊要所謂愼終如始也施氏云古人自修持之始以至純一處猶不忘鍊己之

心直到大功圓成撒手之日方得自在所謂築基有程鍊已無限學者一念稍差羣魔並起爐鼎器皿俱歸無用故曰還丹容易鍊已最難可不慎哉　圜悟禪師云大凡爲善知識要當柔順慈祥敬慎接物以平等無諍自處彼以惡聲色加我非理相干訕謗毀辱但退步自照於已無嫌一切勿與較量亦不嗔恨直與直下坐斷如初不聞見久之魔孽自消自然無思不服耳夫見性之人聞人毀謗如飲甘露心自清涼不生煩惱則能成就定慧之力不被六賊盜竊家寶功德法財遂從此增長也此章之義可以參觀。

小國寡民大知光中使有什伯可養人之器而不用其國太平使民重死一念不生而不遠徙念念在茲雖有舟車三車來往無所用之實無來去雖有甲兵負甲持符無所陳之六根清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信是道之源甘其食味道之腴美其服受道之庇安其居處道之安樂其俗樂道之和鄰國相望心心相照雞犬之聲相聞照見五蘊皆空民至老死灰心絕念不相往來如如自在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言雖國小民寡而上下一心自有什伯可使之民人之器而不用時清道泰無所用之人謂有國之人器乃國之利器即下舟車甲兵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君民一體性命相依也修道者以國爲身

以民爲氣當夫形神俱妙身之精氣神合道會虛一念不生萬緣俱淨如時際昇平民心帖服雖有舟車甲兵無所用也復結繩者復歸於渾噩不識不知也甘食美服安居樂俗言無往而非是道如厭飲食服文采安平泰樂與餌是也鄰國相望雞犬相聞如淮南王安與賓客八公白日昇舉雞犬相隨犬吠雲中雞鳴天上者是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心若死灰物我兩忘矣　修眞者道成之後鍊神還虛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渾然無極之體易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此也蓋至是則物我俱忘德怨胥泯與道合眞矣承上

章而言之

信言不美淡而不厭美言不信甘而悅人善者不辯訥言敏行辯者不善乃言易以招尤知者不博守元得一明理達根博者不知通於物務事多則惑聖人不積聖道運而無所積既以爲人已愈有如鑑之照而不疲既以與人已愈多如井之汲而不竭天之道利而不害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之守位曰仁

纍纍五千言可謂不美不辯不博乎然言之信不信不關乎美不美蓋信言多爲逆耳美言易以悅心也言之善不善不恃乎辯不辯蓋善言者其辭直辯言者其辭巧也道之知不知不係乎博不博蓋知之者守中抱一

不知者多言數窮也聖人有一長必積而私之聖人之道公之於人是不積也然此道人所固有聖人特爲指其要耳未嘗分己之所有故曰既以爲人己愈有此道人所同具聖人特爲成其美耳未嘗損己之故物故曰既以與人己愈多此亦如天道運而不積之意也夫天道好生卽有時殺之而不害其生生之心故曰利而不害聖道不外慈儉不敢爲天下先之三寶卽有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之語皆屬信言爲天下易知易行者故未嘗積大道而私之於己亦未嘗執此道而求知於人唯被褐懷玉知希我貴故曰聖人之道爲而不

爭　此章亦以天道人道並言總見聖道合天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無爲而成道道之所以無爲而無不爲通結全經之指其謂聖人不積爲人己愈有與人己愈多天道利而不害聖道爲而不爭蓋道大如天而不有其大德及萬物而不居其功也　至道不以言傳以言求道者非知言者也孔子嘗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經始云不言之教又云多言數窮希言自然猶今其貴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不言而善應正言若反末章

則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三教聖人之道唯在心心相授非可以言語形容是謂不言之教也

篇中以道德爲綱領上篇言道而及德下篇言德而及道道本於虛無德歸於清靜玄妙所以體道柔弱所以入道愚拙所以守道厚實所以立德歛退所以畜德貞一所以成德惟聖人則道全而德備學者必修德以進道故自身心性命以及長生久視胥於是乎求之其言家國天下用兵治民之法皆所以明其道所謂道全德備無施而不可也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德經卷三

諸家論注

汪光緒纂述

傳稱老子於周昭王癸丑度關關令尹喜館之於終南草樓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河上公爲章句四卷文帝徵之不至親至河上訪之於是授以老子章句四篇言治身治國之要

劉向云老子受學於容城生於殷時爲周之柱下史沒於周顯王之末年唐書老子裔出皐陶唐高祖初受隋禪過亳祀老子於太上廟攷莊子載老子死其友人秦失弔之

則書稱其不知所終者特方士欲神其說耳

漢景帝以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篇分上下猶易之分上下經也王羲之本作太上玄元道德經上下二篇唐玄宗改定章句爲道德經以言道者爲上卷言德者爲下卷其實道德互相發明不可强而分之也漢書藝文志鄒氏傅氏徐氏三家俱有老子經說止分上下篇總名道德經云

此書自漢唐以迄有宋諸家注本不下數十百家下迨元明如林堯叟之老子口義吳草廬之老子注薛西原之集解王純甫之老子億非得老之老子通義皆各有發明畧

得其大意至方士李道純以三元牽合附會名曰道德會元則非經之本指矣

老子之分章自唐玄宗改定章句是舊有分章而未定者如韓非之分爲五十五章孔穎達之分爲六十四章嚴君平之分爲七十二章吳草廬之分爲六十八章劉向河上公諸人分爲八十一章今仍之又如王輔嗣司馬君實之不分章者嘗攷漢之兩京石刻本經篆文原無分章後人各以意見列爲次第今附諸家異同以俟參攷

第一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趙同翮云無名道之體有名道之用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王本從玅、一本作眇、此二句諸本皆於常無作讀

第二章、天下皆如美之爲美、河上公云、自揚其美使顯揚也、有無相生六句、鄭氏云皆美惡善不善相倚伏之喻、萬物作焉而不離、一本作而不爲始、王本作不辭、古始辭聲同、故誤作辭、

第四章道盅而用之或不盈鄭氏云或猶常也不盈釋文作滿按盈作滿避漢惠帝諱也盈則不盅淵兮河上本作淵乎釋文作淵兮宗字鄭云讀同尊象帝之先先字讀同辛蘇氏云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之或先者矣

第五章天地之間鄭氏云腎去心八寸四分其四寸二分

即守中之中所謂天地之間也一名中黃宮虛而不屈河上本屈竭也動而俞出鄭云愈同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鄭云氣耗於言則中不能守而精神易困況多言乎

第六章谷神河上本谷作浴浴者養也誤釋文谷中央空者也鄭氏云元神居天谷故曰谷神玄牝之門河上公以爲口鼻爲漢文帝言之也是謂天地根蘇本作玄牝門天地根張氏用成云天地根爲陰蹻穴亦名北海其形仰開如偃月又名偃月爐元始祖炁在焉人身逐日產鉛之地而生天生地之根也以上四句廣成子授黃帝之言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蘇氏轍云微而不絕之意也綿綿然若有

若無則息息歸根而用之不至於勞且憊由是而聖胎成焉嬰兒生焉自中黃升於天谷其神又何死之有哉杜氏云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言引用典墳古語爲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古之所謂建言有之古聖人云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卽孔子所謂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是也

按玄牝諸解各殊靈樞經蕭了眞以在上爲玄在下爲牝河上公以鼻爲玄門口爲牝戸竇氏指南經以命門之左爲玄右爲牝又云玄關一竅左爲玄右爲牝或以身之中宮爲玄牝其說紛出不一總由未玩是謂二字乃是解明

上文谷神不死之義並非指定身中何處爲玄牝也夫陰陽不測之謂玄生生不已之謂牝惟其不測所以爲神惟生生不已所以不死故曰是謂玄牝知是謂二字係承上文谷神不死而言則玄牝自能了然矣何用紛紛衆說之擾乎玄牝之門門者虛無之處所謂天地根是也卽無名天地之始意張氏以天地根爲陰蹻穴葢襲竇說而誤耳

第八章、匡氏晉珏云、人好剛而水至柔、人好上而水就下故曰衆人之所惡、鄭氏云、此承上章而申言、後其身外其身之意、生而不自生者道也、遠於道者必多尤而有爭有爭則雖利物而不能下物、若不爭而不能利物則內其身

矣利物而不免於爭則先其身矣是皆有善之見者存而非道也善之上者若水然爲天下谿善地也大盈若盅善淵也以有餘奉天下善仁也希言自然善信也若烹小鮮善治也無爲而無不爲善能也不敢爲天下先善時也七者皆利萬物而不爭之事故幾於道而無尤也

按鄭氏講利物不爭之義皆以經解經頗善惜未能逐句關合於水發明其於上善若水意尚未親切耳

第十章愛民治國治字河上本作活生之畜之一本無上句王氏弼云生之不塞其原畜之不禁其性趙氏謂不禁宜作不擾爲而不恃河上本作侍非

十一章埏埴以爲器鄭氏云和土也王羲之及王弼本作挻釋文杜弼云埴黏土也司馬氏云埴土可以爲器

十二章五味令人口爽鄭氏云爽舌毛腭燥而不知味也釋文云差也令人行妨行多窒礙所謂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也

十三章寵辱若驚鄭氏云寵猶愛也簡文寵得也辱失也貴大患若身河上公云貴畏也寵爲下下猶辱也是謂寵辱若驚王本無此句及吾無身及王蘇本作苟

十四章搏釋文簡文補各反王蘇本同一本作摶摶以手圍之也其下不昧鄭云昧叶蔑

十五章敦兮其若樸釋文作朴故能敝釋文作蔽王云覆蓋也誤

十六章夫物芸芸鄭氏作員員並作貌朱氏云莊子之書與此相發明者甚多天道一篇其與此章之義尤爲明白蓋老子之註脚也

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釋文太上太古上德之人也下字諸本俱作下吳草廬注本永樂大典俱作不其次侮之蘇本無其次字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王弼本作悠孫登張憑杜弼並作由猶笑貌如莊子猶然笑之猶貴尚口也民叛民疑故作誓作誥以曉之夫太上之世道尚無爲

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民不知有君也其次以仁爲治先賞後罰而民親且譽之始知有君矣然猶不知畏也其次以義爲治先罰後賞而民畏之愈知有君矣然猶不敢侮也其次以禮爲治而崇尚文告及其衰也昏庸懦弱而民侮之何也無以取信於民而徒貴口舌此衰周之弊若夫太上之民含哺鼓腹皆謂我自然而然信之至也所謂不知有之者如此

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鄭氏云虞夏之書無非仁義而未嘗言仁義葢猶大道爲公之世也至商書始有仁義之名而大道已隱矣知惠出有大僞鄭云出字叶萃六親不和

有孝慈王氏弼云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鄭云和字叶宜
國家昏亂有忠臣鄭云昏亂作亂昏方叶
十九章鄭氏云聖通明也如臧文仲稱元聖武仲稱聖人
之類見素裒樸裒同抱朴釋文作樸呂氏云此三者以爲
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絕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朴
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無所雜而非文抱朴
則知其無所散而非不足不雜不散而少私寡欲然後可
以語絕學無憂之至道焦氏云屬猶莊子屬其性乎仁義
之屬猶附著也聖知仁義巧利三者由世道日趍於文故
有此名自知道者觀之此文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

意乎見素抱朴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

按聖知仁義之文由世道日薄故皆文此美名以欺世文仲之稱元聖武仲之稱聖知桓文之假仁義名實尚可憑乎韓子退之見未及此乃謂老子崇道德小仁義而言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吉凶之異視之爲虛位不知聖知仁義其名皆可竊而取也上古人心渾樸言道德而仁義已在其中故唐虞之書未嘗別言仁義也至周末文勝道德不復明於時而竊仁義之稱者遂假此以濟其私世方墮其術而莫之察老子目擊時事有世道人心之感故特慨乎其言之奈何操戈入室者反執此爲詬病也

二十章唯之與阿鄭氏云唯阿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如
亨太牢亨同享簡文許庚反河上本作饗一本作享怕河
上本作泊恬靜貌釋文作廓一本作魄蘇本作怕未孩王
弼本作咳焦氏云無朕兆也乘乘兮釋文作儽儽兮當從
古本河上作乘乘兮乘乘猶言夢夢也若無所歸焦氏云
無棲泊也衆人皆有餘馬氏巨濟云性無餘欠有餘皆分
外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衆人皆有餘沌
沌兮渾沌之沌未分貌蘇本作純純釋文作忳忳今依沌
澹兮其若海釋文古本作忽兮若海嚴遵作忽兮若晦漂
兮若無所止王弼本作飂兮釋文河上作淵兮梁簡文作

飄兮二句蘇本作忽兮若晦寂兮若無所止鄭本我獨頑且鄙古鄙字而貴食母王本作而貴求食於母按求字於字係開元所增則今之王帖亦非盡右軍舊本也

二十一章怳忽法言作恍惚亦作胷漢書音義作慌忽韓詩作怳欻又芒芴讀荒忽以閱衆甫鄭氏云如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之閱同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一本作狀釋文河上本云吾何狀也

二十二章枉則直一本作正窪河上本作窊音義同鄭氏云是以聖人裒一裒同抱

二十三章飄風不終朝一本作崇朝崇即終也下同道亦

樂得之蘇本無樂字下同

二十四章跂者不立王弼本作企河上作跂其六句薛氏惠云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濶則反害其行蘇氏云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皆若是矣餘食贅行物或惡之郭氏乾泗云行古通作形食餘人必惡之贅形人必醜之

二十五章鄭本宗兮寥兮宗古寂字河上公云寥空無形也蘇氏云寂兮無聲寥兮無形强爲名之曰大鄭氏云讀如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一本無此二句王本作而王處一焉

二十六章是以聖人終日行鄭云行讀如閑不離輜重郭氏乾泗云古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曰輜重雖有榮觀郭氏云榮華之觀燕處超然王弼本作宴處梁簡文云謂靜思之所宴居也輕天下鄭云讀如戶輕則失臣王弼本作本河上王蘇本俱作臣

二十七章善行無徹迹梁簡文云轍宜車邊今作彳邊者古字少也迹王弼本作跡善言無瑕謫蘇本作謫善計蘇本作數不用籌策蘇本作算善閉蘇本作閉無關楗其偃反王本作鍵一本作揵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

二十九章或呴王弼本作歔河上本蘇本皆作呴或載一本作培王弼本作挫去泰鄭氏云泰侈恣也

三十章其事好還鄭云音旋故善者果而已王本作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不道蚤已已滅亡也

三十一章佳兵者不祥鄭氏云佳美而樂之也而矜伐驕因之矣不祥下王本有之器二字有道者不處蘇氏云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故謂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王本作是以君子用兵則貴右左爲陽爲生右爲陰爲死呂氏云貴之者慎重也非佳之也兵者不祥之器王蘇本俱有非君子之器句恬憺爲上恬或作栝梁武音廉譔簡文作惔與

淡同河上本作恢誤勝而不美所謂不處也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王本作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上將軍居右以專生殺故言以喪禮處之王本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一本無此句一本作言居制誤

三十二章天下莫敢臣王本河上本作不敢臣王弼本作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梁武作王侯

三十四章大道氾兮釋文作汎周張並同功成不名有王本作功成不居愛養王本王弼本作衣被一本作衣養萬物而不爲主蘇本作不爲主道不爲主故物亦不知主所謂民無能名也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河上本作終不

爲大也王弼本以其終不自爲大王本作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焦氏云即不辭不名有不爲主之意

三十五章安平泰呂氏云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也道之出口王本作言用之不可既蘇本無既字誤

三十六章將欲噏之王本河上本俱作噏一本作翕王弼本作偷簡文作歙歛也一本作給又作洽竝誤柔弱勝剛彊王弼本作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國之利器國字本作國鄭氏謂避漢諱邦爲國非是

朱氏云此章是言造化乘除之機如此如孟子所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之意同此機雖曰隱

微其實至爲顯明故曰微明先儒多因此章疑老子以權詐陰謀爲作用而不知其言天機之玄妙也

鄭氏云此章似爲蘇張孫吳之術而不知天之厭亂聖人之除殘皆是道也蘇張孫吳以此濟其私則爲術湯武伊呂以此行其仁則爲道否則爲宋襄之仁義矣

三十七章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鄭云爲讀如訛萬物將自化讀如口不以欲靜天下將自正一本作定

三十八章鄭氏云上德由仁義行者也故無爲而無不爲下德行仁義者也故爲之而有以爲上仁中心惻怛而無所不愛上義隨事制宜而無所不當此皆自盡而不責報

於人所謂厚也實也上禮則尙往來來而不往則人以無禮責我往而不來則我以無禮責人春秋之世往往有一言一事之失禮而興兵搆怨者所謂攘臂而仍之也仍如仍執醜虜之仍襲也王弼本作扔故惟三皇以道冒天下道失而後德皇而帝也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帝而王也義失而後禮其始也以禮相尊其繼也以禮相責以智相逆億而亂生焉王而伯也夫天下莫不尙禮然有忠信以主之則施而不德亦何惡於禮否則以禮自矜則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矣天下莫不尙前識然有道以主之則知白守黑亦何惡於智否則以明自衒是道之華而愚之始

也處厚不處薄居實不居華在春秋而悉黄唐此之謂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王本作取誤

薛氏云程子謂老子分道德仁義禮爲五而不知原道德之終始以明其厚薄之攸分也其謂禮者忠信之薄不謂其非忠信也謂前識者道之華不謂其非道也或謂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乃欲棄而絶之何也晉室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豈非老氏之遺風歟然此言既不足以知老子并不能以知晉人之流獘葢老子之言棄仁義欲以尚道德也絶禮文欲以返忠信也晉人之棄仁義未見其宗道德也絶禮法未見其返忠信也江左之

亡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貪鄙偷薄極矣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彊行者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倘清談乎由此觀之晉人之行與老子不啻方圓黑白矣安見其祖述老子乎

又云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至蘇子瞻遂附會而爲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

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謂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亭頗以二子之言爲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强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噫彼二子者文士之言特爲之以成章遂不顧是非之實葢無足議獨考亭此言亦擇之不審者矣夫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傷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若是而謂源流之同哉

按漢之史遷以老子與申韓同傳而謂刑名原於道德甚

矣其愚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又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蓋聖人之治天下尚德不尚刑故其道不嚴而治其政不肅而行者昭昭若此也安見刑名原於道德耶後人見道不明論古無識誣古人以不韙之名致令道德刑名千古是非得失之分幾不明於天下孰非老氏之罪人哉

王氏云史記諸書皆稱孔子嘗問禮於老子今觀老子之言其薄禮文也如此然則孔子之所問者果何事耶凡記

所謂吾聞諸老聃云者皆膚淺之文而非聖聖相傳之與至莊子之所云多屬寓言而非其實事然則孔子之所問者果何事耶嘗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由此觀之所謂仁也讓也儉與戚也非老子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先進而徒事夫玉帛也非老子之所謂忠信之薄者乎蓋後世之禮務於儀文度數之末本不足以當道德仁義之實故其出於忠信者孔子之所取而其不出於忠信者老子之所棄也

三十九章孤寡不穀王本蘇本俱作穀河上公本作轂注不爲輻作湊也故致數車蘇本作輿下同無車河上公云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衡爲輿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居故能成其貴落落如石一本作硌硌又作礫音歷

四十章鄭氏云虛極靜篤反也而萬物作焉是反乃道之動也專氣致柔弱也而嬰兒成焉是弱乃道之用也何也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無必反而後能生有有必弱而後能生無

四十一章建言有之一本有曰字蘇氏云建立也古之立

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引之下之所陳者是也夷道若類夷平也類河上本作頮或作頮簡文云疵也王氏弼云坲也鄭氏云坲音塊深也顧生述云頮盧對切說文云絲節也按絲而有節則不平故借爲喻又淮南子氾論訓明月之珠不能無頮注頮磬若絲之結頮也義與說文同大白若黝鄭氏云與辱同顧生述云康成儀禮注以白造緇曰辱則辱本訓緇故字從黑且與白對乃辱之省文也

四十四章呂氏云烈士之所狥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狥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

貨孰多所狥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狥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狥雖或不同而亡其身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身是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而致喪其身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而致喪其身是厚亡也夫惟有道者能知足而不辱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長久之道也

四十五章大成若缺鄭云缺同其用不弊叶弼大盈若盅音沖大直若曲叶屈王本作屈蘇本同蘇氏云天下成必有做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恤其缺期於大盈而

不惡其盅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盅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順理而言雖訥而辯成而不缺盈而不盅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隅而非其正也惟泊然清靜不膠於一而後無所不勝而爲天下正矣

四十六章卻走馬以糞鄭氏云糞駑糞田車也顧生述云淮南子覽冥訓卻走馬以糞本此朱氏老子通義糞字下諸本皆無車字張衡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

句朱晦翁語錄亦有車字蓋本衡賦也車郊叶韻缺車字則無韻矣罪莫大於可欲王弼本無此句咎莫大於欲得李氏嘉謨云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貪也欲得者取也由愛生貪由貪生取衆取横生遂爲無窮之咎是皆不知足之故也

四十七章鄭氏云不出戶知天下叶戶不窺牖見天道叶斗其出彌遠其知彌尠古鮮字一本作少與韻不叶

四十八章故取天下開元疏取猶攝化也常以無事焦氏云無事卽無爲也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四十九章德善矣王本作得下同蘇本無矣誤下同信者

吾信之蘇本脫信字誤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王氏弼云心無所主也簡文云河上本作怵釋文本作惔王本作惔音帖一音疊恐貌嚴氏本中云歙翕通合也聖人皆孩之鄭本作咳咳而名之之咳小笑貌釋文作孩以百姓心爲心而親之若孩

五十章出生入死鄭氏云不生則出乎生而反生生生則入乎生而反死錢氏云外其身而身存故爲出爲生反是則爲入爲死生之徒十有三河上公以爲九竅四關韓非樂夢得以爲四肢九竅白紫清以月之初三至十五爲生之徒以十六至二十八爲死之徒錢氏云九竅四關氣所

出入或剝而致盡或復而歸根一身存亡之機由此然動則之死靜乃可生故生生不可厚也李道純云生之徒十有三絕忿慾而水火濟也死之徒十有三逞忿慾而水火不濟也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故曰十有三錢氏云人惟求生生之事厚則忿慾勝而與道相違故動之死地無慾則無以生爲故善攝生蘇氏云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趨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二者各居其一則生死之

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寓其無思無爲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卽死之徒人之所賴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五十一章鄭氏云道生之物不自生稟道而生德畜之物不自畜資德而畜物形之道德不自形因物之有聲有色而形勢成之物不自成有形則有勢因勢之相推相激而成是以萬物蘇本作聖人誤夫莫之命命猶爵也一本作爵而常自然道德命物則物尊貴物豈能命道德哉故道

生之德畜之王本無德字故道生之以下陸希聲云稟其眞謂之生含其精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用謂之亭量其成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鄭氏云此言道法自然而賛其德之玄也以道德之至尊至貴不自尊自貴而生成萬物萬物荷道之生成莫不尊道貴德而道德仍不自有其尊貴生不辭勞施不望報若是者所謂自然也一本成之熟之作畜之亭之毒之畜毓秀也王弼注别也毒竺通結成也釋文毒作育王本作成之熟之

五十二章塞其兌河上本作鋭自言也徐景休云兌合不

以談希言順鴻蒙是也閉其門門有九魄門不可閉也塞兌但閉其一耳八門皆當閉魏伯陽云拘蓄禁門是也濟其事謂房中之事黃庭經云長生至愼房中急何爲死作令神泣是也

五十三章而民好徑蘇本而民作民其朝甚除王弼云朝宮室也除潔好也韓非以爲嚚訟繫於義爲短鄭氏云七句皆與大道相反所謂施所謂徑也田甚蕪倉甚虛蘇本無此二句服文采帶利鉤音劒與虛餘叶王本作劒資貨有餘資貨王本作財貨是謂道夸韓非作竽顧日融云竽者五音之長一唱則衆音齊和

五十四章鄭氏云善袌古抱字子孫祭祀不輟王本有以字一本有以其世世四字修之於邦一本作國孔穎達疏詩序用之邦國引老子修之於邦其德乃豐韓非解老亦作修之於邦以邦觀邦漢避高祖諱遂改邦爲國而焦氏易林有后稷農功富利我國之文則國讀爲公通於古韻一冬之用今按老子原文以修之於邦其德乃豐爲韻則豐讀爲方自宜從邦爲合無庸作國以爲通轉也

五十五章骨弱筋柔王本筋作筋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朘同音嶊子垂反赤子陰也王弼本作全非是終日號而嗌不嗄鄭氏云嗄沙去聲聲變也釋文氣逆也王本作嗌

不嗄黃茂材云古本無嗌字後人以莊子之文增入之也

益生曰祥鄭氏云祥禍也生本自然而服食採補以妄益之則爲禍而反害其生心使氣曰彊氣本自然養之則生助之則槁噓吸運轉而以心使之非不彊也然而一蹶則死矣二句乃厚之反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錢氏云三十章言專氣致柔此彊字正與柔相反不道蚤已祥與彊則不精不和而壯壯則老老則遺身殃而不以天年終未已而先已矣

五十七章我好靜而民自正蘇本句在民自富下我無情而民自淸河上本無此句王本同

五十八章其民醇醇王弼本作閔誤其民缺缺鄭云缺同殘薄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因禍而修省則致福因福而縱慾則致禍陰符經所謂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也匡氏云吉凶悔吝生乎動由凶而生悔由悔而生吉禍兮福所倚也由吉而生吝由吝而生凶福兮禍所伏也

按禍福相倚伏者此盈虛消息之理與人事吉凶得失之機往往如此耳若夫天道之栽培傾覆因材篤物其吉凶禍福倒行逆施之故則非人之所能窺測也故曰孰知其極

其無正邪言有正也善復爲訞妖同一本作誤其日固久

王本作固已久矣廉而不劌劌傷割也王本河上本作害蘇本作穢誤光而不曜曜同王本作曜或作燿王弼本作燿

五十九章鄭氏云是謂蚤復復復命也根蔕既損而後嗇以觀其復則遲未損而預嗇以觀其復則蚤既損而復則德積未損而復則德重積無不克王本作剋克勝也人定勝天則氣數無權矣莫知其極極壽數之限也人壽百有二十謂之天年知道則莫知其限道無限量故壽亦無根量可以有國國猶身也以叶韻故損之母二字是謂深根固蔕釋文作蔕漢書作蔕王弼本王本作柢長生久視注

根既立則能保元氣而根深命蒂既堅則能藏祖炁而蒂固深根固蒂則性命雙修自長生而久視矣

朱晦翁云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其意只欲收斂不欲放出又曰夫惟嗇是謂蚤復蚤復謂之重積德此語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而又加以嗇養是謂蚤復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僅可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如某此身已自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抹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邪今年得蔡季通書謂近來深曉養生之理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功薛氏曰晦翁之言得之而未盡者也西山此語緩詞也愚謂只欲收斂不欲放出

此非親證特影響想像耳蓋無放即無收無斂即無出天地之間屈伸消息無頃刻之停但吾人只是飛揚馳逐處多雖天機不能無收斂要亦不勝其放出者是以昏迷醉夢鮮克終其天年老子所謂嗇非閉而不出也不輕縱也城郭不完破屋相似亦非親證之言也人無論老少知得修省纔肯嗇以爲功多寡受益若曰東抹西倒是未知在一處用功也此念扶則不倒倒則不抹爲仁由己豈有施功無所者又曰城郭不完不知所指何物若指形骸原無損失若指精氣則生生之機天人之間未嘗止息但有老少强弱之不同用功有難易耳吾恐人之以遲暮自棄不

能勵朝聞夕死之志如衛武公之求警於國也故復贄此以發西山未盡之義云

六十章若亨小鮮鄭氏云烹同以道莅天下說文作䰞王弼本作莅聖人亦不傷人王本無人字誤一本人作之

六十二章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淮南子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王氏弼云美言之可以奪衆貨之賈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以先鄭云去聲以乘韋先之先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一本無何也字

六十三章報怨以德鄭氏云小民怨汝詈汝而以怨報之則萬姓仇予而悔無及矣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而報

之以德蓋老子爲王侯言之則曰以德報怨孔子爲衆人言之則曰以直報怨各有當也

六十四章其未兆易謀鄭云叶迷其脆易破鄭本作判分也王蘇本作破釋文作泮誤爲之於未有鄭氏云安而持未兆而謀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脆而判微而散者次也合抱之木抱同九層之臺鄭氏作成王本作層始於足下鄭云叶戶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鄭氏云以不欲爲欲故難得者不貴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復除也爲與執皆過也以不學爲學焉故過甚過奢過泰皆復而去之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所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

[illegible]者知此此亦此[illegible]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而言

大事五章知此兩者亦楷式河上嚴遵作楷王弼本作稽

誤能知楷式能蘇本作常然後乃至大順一本作乃至於

大順

濂溪周子云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

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淸弊

絕按周子之言與此章之指相合嘗觀國家開創之初上

下醇樸故政簡而民安叔季之世上下俱鬥智巧故政煩

而民亂漢宣唐德宋神三君之後比之開國之初則智之

賊國可見矣

六十六章以其善下之一本無之字必以言下之蘇本作以其言必以身後之蘇本作以其身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蘇本無聖人字

六十七章若肖久矣其細也夫王本無也夫字我有三寶保而持之王本作保而持之慈故能勇鄭氏云柔弱勝剛強勇也儉故能廣靜翕而啇則動闢而均是以廣生焉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後其身而身先則爲大器今舍慈且勇王本作捨下同蘇本作舍其慈下同舍慈且勇至死矣傅本作是謂入死門

六十八章善勝敵者不爭鄭本作不與與怒下叶王弼云

不與爭也蘇本作爭鄭氏云是謂不爭之德承前二句是謂用人之力承後一句

六十九章是謂行無行鄭云音杭與兵叶攘無臂叶必與敵爲韻仍無敵鄭本作扔王本作仍執吾兵與臂不叶王弼云言無有與之抗也

七十章言有宗鄭云叶尊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二句蘇本作知我希者貴

七十一章不知知病鄭云叶傍夫惟病病蘇本少一病字

七十二章無狹其所居鄭本作狎無厭其所生蘇本作猒

七十三章勇於敢則殺王本作殺勇於不敢則活鄭云叶

滑不召而自來鄭云叶聲繟音闡寬緩貌河上本作墠寬也王本作坦梁王尙鍾會孫登張嗣同鄭氏云勇於敢而以人從欲不爲人謀而專爲己謀是欲利己而不欲利人者則天不爲之謀而且奪其謀勇於不敢而以欲從人不爲己謀而樂爲人謀是不欲利己而欲利人者則天爲之謀而必成其謀蓋人之謀止於目前而天則要其始終而謀之或報之於數年數十年或報之於數世數十世此猶網然不急急於得魚而魚莫能遁而漏網者也不失而亦不密此天心之仁姑寬之以俟其悔悟耳

七十四章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王氏弼云詭異亂羣

謂之奇吾得執而殺之古本無執字夫代司殺者殺夫字一本作而蘇本脫殺字是謂代大匠斲蘇本脫大字下同王弼本脫謂代二字希有不傷其手者矣一本無有字者字蘇本作希有

七十五章以其上求生之厚求生鄭本作生生王本作求生無上字夫惟無以生爲者一本有貴字

七十六章萬物草本之生也柔脆蘇本脫之字柔脆鄭本作柔弱王本作柔脆本彊則共一本作兵王蘇本俱作共與拱同以手圍木而伐之也趙氏同翻云木彊則可用而斧斤及之作共非且與勝字韻不叶

七十七章不足者補之補蘇本作與而補不足鄭云叶苴損不足以奉有餘一本作而奉孰能以有餘王本作有餘以其欲不見賢邪一本作不欲見王本脫邪字誤蘇本同

七十八章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一本作天下莫柔弱於水河上本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一本作莫之能先叶西王蘇本作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一本作以其無以易之也王蘇本作其無以易之是謂社稷主鄭云叶蘇正言若反蘇氏云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七十九章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人字蘇本作民

吳氏澄云契刻木爲券中分之各執其一兩合之以表信左契在主財物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來取則合者與之不合者不與不責其必合也既取則償者受之不償者聽之不責其必償也此司契者也故有德司契鄭云叶吃亦叶屑無德司徹徹均也明也有不合者必責之使合者均有不償者必責之使償者均有未合者必責之以明其未合有未償者必責之以明其未償猶和犬怨者然此以善服人者也若司契則以善養人者也

八十章使有什伯王本有人字誤雖有舟車王本作舉王弼本作與安其俗一本作業雞犬王本作雞狗聲蘇本作

音

鄭氏云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繫易則述伏羲神農黃帝上古世質民淳結繩而已後世制作日繁至春秋而文勝已極老子居衰周而志羲農欲以太古之樸救文勝之弊猶孔子繫易之意也夫

八十一章信言不美至博者不知蘇氏云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不必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不積擁其有且多而不爲人與人之謂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爲人則忘己

之無不知爲人所以自爲人有則己愈有與人則恐己之少不知與人所以自與人多則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不爲則不能利物爲而爭則有所利亦有所害矣不爭則爲而無爲而無所不利

音釋

第一章之始胥里切之母母讀米其微音叫第二章不去丘於切第三章知者知通作智不治音持第四章道盅而用之盅音沖之宗于廷切第五章芻狗芻聰隅切又初尤切數窮數所角切音朔第六章不死息姊切玄牝補履切第七章無私邪通作耶第八章於道動五切第九章長保補毋切能守書蟻切自遺音位其咎暨几切之道徒厚切第十章嬰兒汝移切十一章埏埴音殖實十二章耳聾盧黃切口爽師莊切行妨行音幸爲腹爲音謂下同十四章不皦古了切不昧昧讀渺之象息亮切之有去聲其後胡豆切之道徒厚切古始胥里切十五章渾兮音魂十六章曰明讀郎切十八章知惠知通作智惠同慧古字通十九章

棄知通作智二十章唯之唯音偉怕兮怕音泊悶悶音門食母姥罪切

二十一章有象徐兩切有信音伸二十二章弊與敝同不自見通作現

故明謨郎切有功姑黃切二十四章跂者跂去智切通作企不行音杭

自見通作現不明謨郎切無功姑黃切二十五章不殆同怠古字通天

下母滿補切曰道動五切遠曰反通作返二十六章輕天下讀如戶

二十七章雖知通作智二十八章嬰兒汝移切二十九章或呴

匈于切音訏三十一章是樂魚教切三十二章不殆音抵三十三章

知人者知下知通作智自知者明謨郎切三十四章不爲主當口切下

同三十五章執大象徐兩切樂與餌而止過客止諸市切三十

六章必固同故古字通微明謨郎切三十七章萬物將自化讀如

三十九章天下正同貞古字通不轂同穀古字通爲本邪通作邪四十
章反者道之動反通作返四十一章行之行音杭若偷音俞四十二
章不轂同穀四十五章其用不弊與敝同音別大盈若盅音沖躁勝
寒躁同燥古字通四十七章知天下讀如戶見天道讀如斗不見通作現
四十九章惵惵音牒五十章不辟與避同五十二章有始胥里切
天下母姥罪切下同以知其子祖里切下同曰明謨郎切下同不殆音抵五
十四章不拔蒲撥切修之於家攻呼切音姑修之於邦博江切其德
乃豐敷康切音芳修之於天下後五切讀如戶五十五章不螫音釋攫鳥
攫居縛切音矍鷙作鷙音橋而嗌音抑不嗄所嫁切曰明謨郎切五十六章
玄同徒黃切五十八章悶悶音門爲訞音腰不劌音貴其無正邪通作

耶五十九章之平滿補切長久果許切之道勤五切六十四章足下後五切讀如戶六十五章知多知通作智下同六十七章舍慈舍通作捨下同六十八章不怒音奴爲之下後五切讀如戶六十九章行無行下行音杭七十章言有宗干廷切七十一章不知知病讀如傍七十二章自見通作現七十三章勇於不敢則活讀如滑不召而自來讀如釐坦然而善謀讀如迷天網同網古宇通七十六章則共通作拱七十七章不見賢邪通作耶七十八章莫能行音社稷主當戶杭切七十九章司契音挈

六經史漢之書皆有音韻虞書賡歌音之最古者毛詩周易悉協古音屈原離騷揚雄太玄焦貢易林莫不本

於古音今注疏中某字讀作某字是也六書有轉注之法謂一字音義各殊展轉注釋而後可通故六經左史兩漢諸子中通作之字最多音韻有通有叶通如東冬江相通支微齊佳灰相通之類人所知也如庚青蒸相通眞文元寒刪先相通之類人所不盡知也推之仄音亦復如是叶則音義俱別而以切響通之此即轉注之易名故陳第謂古音有通轉而無叶叶音之說始於吳氏蓋易轉注之名而以爲叶耳嘗攷漢魏樂府古詩暨賦頌碑志銘辭誄贊之屬皆本古音而通轉用之即證之才老韻補者今韻會韻畧之書亦俱詳言古韻是經

之補悉

韻會諸書明古音通轉之用爲讀書稽

古者所當知焉